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左文襄公書牘卷四

起咸豐七年丁巳四月訖八年戊午

目錄

與劉峙衡

答王璞山

與王璞山

與王璞山

答王璞山

與王璞山

與胡潤之

答胡潤之

與王璞山

答劉峙衡

答劉峙衡

答王璞山

與王璞山

與王璞山

與王璞山

答江西巡撫耆九峰中丞

與王璞山

答王璞山

書牘卷四目錄



與王璞山

答王璞山

與王璞山

答劉峴莊

與劉峙衡

與王璞山

答劉峙衡

與王璞山

答王璞山

與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胡澗之

與王璞山

答夏憩亭

與趙玉班

答王人樹

與胡澗之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與趙玉班

與張凱章王梅村

答王梅村

與劉蔭渠蕭濬川

答王梅村

與胡潤之

答王梅村

與趙玉班

答趙玉班

與趙玉班

與胡潤之

與彭雪琴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胡潤之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趙玉班

答蔣薌泉

與王梅村

書牘卷四目錄

與劉峙衡丁

饜項拮据可知而知潤之中丞處一萬七千尙只能敷到年底轉瞬又到四月矣量沙乏術羅掘無從同此憂灼本省援江之饜每月將近九萬餘仰屋而籌日憂不繼然尊軍之忠勇精整久爲中丞所深賞斷無膜視之理已飭局代籌并面與方伯諸公商推矣但恐杯水車薪不能大有所濟此時只好節節做去得過且過耳粵西羣賊合窺桂林省門數里以外皆賊勞中丞一意主撫效遂至此南路防兵僅二千有餘賊則處處皆可竄越甚爲可憂看來璞軍亦未能久於江西也滌公不俟 朝命遽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事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只可聽之平常無事時

書牘卷四

督撫在任丁憂尙須候 旨始能交卸豈少司馬視師其責任更輕於平時督撫耶 聖意雖極優渥然受 恩旣重則圖報愈難

問心亦倍覺不安矣瑞賊所望者臨江之援外援不至則斷無久踞之理前書所云尊軍須防北路者非欲其分兵設防但賊若北竄必爲鄂湘兩省之害非尊軍捲甲疾趨則不能盡數殲旃必貽後患此時鄂岳一帶已無重兵也臨江各軍信均言賊有紛紛東竄之說未知是何主意 或係窺犯章門以掣各路之肘亦未可定 日內璞蔭濬三軍必已進紮若能速復臨江則吉安瑞州之賊亦斷不能久踞耳

答王璞山

新淦峽江不可無兵弟亦曾慮之來書謂峽江不如新淦所見誠

卓但永豐吉水之賊若繞臨江後路或出阜田則新淦稍遠

均由峽

境經過不

由新淦也恐未能截擊亦不可不慮也聞章吳諸逆均聚中洲若

能聚而殲之殊可省力不知地勢何如耳萬安賊似尙思回竄太

和桂東廿日來稟尙未言及龍泉添賊或暫無竄楚之意亦未可

定如竄龍泉則趙軍須馳往助剿否則非劉胡所能當也阜田防

兵雖撤恐亦未能專顧上面

上面者太和也

吉軍主意在拉尊軍但顧其

私不顧大局耳尊軍數戰後恐須回顧永州一路爲是不能久於

江西也桂林賊勢猖獗終必竄楚黃輔鼎忠勇能戰中丞前已飭

其增募二百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蕭榮芳頗猾曾請增勇中丞未

允也劉峴莊畢竟是好當無三尾之謂江味根英鷲性成近更服

善其好處當不可量蔭公太好竟成毛病若老兄能匡正之則真

好矣江西圖已收到若各省圖則一時不能尋覓其中亦頗有殘

缺失次者近聞臨江賊有紛紛東竄之說恐其意在圍章門以解

三郡之急章門上游無知兵之人恐其紛紛調遣致誤大局耳蔣

薌泉已募勇千二百須訓練稍成始可往南路其人似近有志學

好也軍事瞬息千變斷難遙揣往來書札所議各節恐多有不中

情事者惟老兄與蔭公熟商之

與王璞山

陽江橋之捷頗爲可喜賊之大股似仍在臨江苟能糾集撲營則

我以逸待勞必可痛剿鶯哥嶺兩捷之後賊頗膽寒未必卽肯前

進

往也吉安之賊存城者聞不過數千廣礪萬餘與長毛不洽攜所
擄輜重由太和萬安而去不知其由龍泉以窺楚耶抑由贛而歸
粵耶吉安水面已清賊船盡已焚奪則陸營當可穩紮惟峽江新
淦爲臨吉間道官軍攻臨亦慮各賊由此乘其虛置重軍於此固
爲不值分少軍於此又慮不支未知老兄與蔭渠已商及否粵西
柳州已陷通省伏而未發之賊朱洪英又出矣均相約攻圍桂林人數甚
衆無論粵不能支卽能稍延月日其勢亦將及我見調蔣薌泉在
此募練一千預擬南路之用然永州寶慶沿邊數百里賊可四路
俱犯我將何以待之尊軍恐亦不能久於江西矣俟蔭軍旣固臨
江之賊已衰仍須回旆南疆耳天氣晴霽計有數大仗可打如能

書牘卷四

三

打數大仗而瑞臨吉三郡有一先克豈不大妙但恐天不從人願
耳

與王璞山

蔭軍已進計尊營不久畱於新喻峽江無多賊想雄師所指自可
一掃而空頃吉軍來稟意欲以鳳山親督三千人往剿萬安龍泉
之賊尙未成行聞賊已分股赴龍泉未知確否龍泉劉吳胡三君
廿七日人來尙未言萬安賊至也吉安諸軍意以中丞前批如太
和之賊竟赴龍泉趙丞一軍自應回剿而文君翼以趙軍與之浹
洽不欲其舍吉而趨龍鳳山與湘營不洽亦願赴龍而舍吉尊軍
旣許赴峽江新淦則鳳山雖去而璞山旋來計亦良得此計所以

易決也老兄謂其忽知顧龍泉萬安爲可嘉則亦未審耳今日得零陵報三月十三日桂林遣韓鳳陶八帶勇二千擊城外之賊全軍覆沒韓殉而陶被擒自此以後省中亦時出兵勇接仗每次殺賊數千卽是勝仗勞中丞諭百姓各散然四路皆賊亦無處可走司庫蕩然危在旦夕道州馮刺史稟來亦代爲著急矣看來桂林終恐難保而吾省南路之憂方自此始蔣薌泉之勇一千二百明日方可齊大約旬日之內當遣赴永州永州望尊軍甚切恐麾下未能久於江西如同蔭軍赴臨江而蕭軍亦從北路來聲勢聯絡則尊軍急勦新淦峽江以通臨吉之援而禦撫建之賊固策之上也愚意尊軍終須回援南路而新淦峽江一帶又不可無兵似以田興恕一軍新舊一千四百人赴峽江新淦爲妥蓋田軍尙可戰而與楊遊擊恆升不睦畱之蕭軍終亦不安不如調之此路可替尊軍也計此書到時尊軍必已接數仗如天之福能得數大捷則臨江之軍已張吾策可行耳

答王璞山

今晨接手書具悉一切袁郡太守乃如此可爲一歎此時袁城無事正須及時整理何怯至此江西吏治軍政不講久矣不然何以至此此可爲鑒耳蔭軍兩捷恐狡賊未必卽來鶯哥嶺暫亦無仗開若由羅坊直進又恐新淦峽江有賊伺其後而新喻無兵似非十全之舉吉賊之分股由太而上竄萬安者似係粵賊自袁城克

復廣碼多死粵賊每以此誚讓長毛觀其所用旗幟多不用太平
天國字而仍書廣東地名及單署一姓可見此次舍吉安而上竄
如欲窺楚以取建瓴之勢則太和亦可至永新茶陵何必兩桂萬
安距龍泉雖不遠然其地萬山叢沓不利大股桂東一軍少而勁
近復檄團勇助之已有鍾姓一門率勇四百應命而去如事急則
各團當亦不能坐視胡達人頗能戰山谷非用眾之地或可無礙
粵賊前年爲郴桂各團所敗或亦不敢由此著想聞上年惠州巨
股竄入江西此次從萬安取道或卽此股亦未可知曾聞徐仲紳
制軍言粵人凶悍卻極戀家山且志在擄掠飽則颺之中丞亦曾
言之尊諭由崇義上猶踰嶺搜南韶連一帶或亦事之所有若謂

書牘卷四

五

取建瓴之勢以犯吾鄉則似非賊所及耳周黃趙諸君但冀吉郡
速復可以爲功可以紓其籌餉之勞不知顧江西大局亦不知顧
桑梓以私智小慧爲長而不知實乃大愚任其號呼籲請不必理
會但認定賊厚兵單之處著手可矣蔭濬前進似須與樟樹之劉
養素通氣資其水師以顧後路如樟樹水師太單則須函致彭雪
琴調一兩營水師於樟樹方穩水師能至新淦峽江而以陸軍干
人輔之卽萬穩也試商之蔭公以爲何如廣西賊圍省門恐難支
吾無論能支吾與否其勢必浸淫入楚無疑永明東安均極可慮
江味根接止調之札則已行至湘鄉其赴援之心甚切中丞不欲
拂其意又念老兄一軍不能久於江西蔭公新振之軍究難放心

故遂聽其來江其時亦尙未接粵西消息也雷江軍於新甯未必卽足抗巨寇而尊軍更難於回南此中亦曾費思索非故忘之也

指衡
湘言

惟由東安入四明山則不須過水耳馮春翁所言黃馬二股

賊情亦不甚的況此次粵西有名股匪如孔亞幅毛七林滿等均已入夥此君終未免視賊過輕或道州人心尙固可無慮耳此書到時想已進黃岡太平墟矣惟望賊來撲營得數大捷庶此局易了江西有皖鄂粵三省之賊而無閩浙廣之援所盼者吾鄉與之搯撐耳上游無一知兵之人而士民中亦鮮忠智之士所謂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也其危可想如吉郡竄去之賊復回竄太和則其無心歸粵有意搜吉軍後路可知似須爲之一掃總在老兄斟酌爲之

與王璞山

書牘卷四

六

昨得蔭渠書知尊軍初六日已偏城南面而營蕭劉來會此城似可速下然城中儲蓄甚廣未必遽舍之而去瑞賊方擬舍瑞與之合并亦未必肯不顧而去聞官軍進偏時賊不出城迎擊其畏官軍可知然無忙亂之意則亦必有主意可知恐亦未可旦夕下也見已開長濠否近日攻城除卻此條蠻法竟似無善策瑞賊似已有竄志得時衡初八日書言其搭浮橋已成則竄志顯然可見但其示形於南吾爲北面憂也廣西勞公信來頗有著急之意近

得永州探報云賊又有竄全州之說大抵南路不能安枕蔣薊泉募勇甫齊大約旬日外方可南行今日得桂東探報廿九日至初二三等日吉安股匪竄合龍泉之賊撲犯官營初五日劉梅心陣亡甚可悲憫此枝兵力本單以屢勝之故遂不甚介意且以吉安之賊或不至徑犯龍泉不圖竟至如此人謀不臧遂致喪此良材眞自咎不暇矣見調蕭紹鈴所部勇赴桂東而飭吉安分軍往援未知能堵禦否聞胡達人一軍先赴下七一帶辦土匪尙應無恙吳貫槎一軍則未知何如趙玉班若遵中丞札先赴龍泉會剿以次肅清萬安太和不但邊防無事卽吉安亦得建瓴之勢黃南坡曾沅浦不稟命而擅邀之赴吉自以爲得計其實亦太愚

其時吉安并無

書牘卷四

七

援賊到也天下惟兵事不可弄巧愈巧則愈壞矣吉安各營請分軍剿龍萬其實則欲以鳳山易璞山昨稟來又言龍萬之賊將竄太和也其勢必不向龍泉卽分兵往亦不過爾爾前書謂慨然任鞞峽淦以堅其剿龍萬之心恐仍是白說耳兩桂爲東南一路緊要處所不但桂東不可有失卽桂陽亦不可令其有失桂東團勇尙好或能稍資抵禦桂陽則甚不足恃矣

與胡潤之

俾來詢湖北麥收甚盛喜出望外此亦憂勤之心所致天道與人道原無一息之隔能憂勤則人心轉而天卽隨之不易之理也者九峰升江西巡撫前撫內召似孚人望劉養素軍中搜獲臨江賊

僞文以瑞臨吉危急求救於九江林賊目欲其攻章門以解三郡之圍又其上石逆僞文似以楊韋內亂之後石逆不能遠出爲恨玩其詞意亦足見賊中好手亦無多耳閩中失陷地方頗多恐與江西情形相似皖局愈壞巡撫印不知何以遺失皖公駐梁園其棄廬不守耶天下奇奇怪怪之事何所不有眞令人詫恨粵西糜沸省門尙完未知如何究竟蔣薌泉帶湘勇千五百赴永擬進駐全州所謂得尺則尺也蔣之穩雖不如唐義渠而材識似稍過之以打此股賊或可有濟當更以段瑩器一軍隸之也新甯零陵道州團練甚好濟以兵力當無恐惟道州永明文界之處及東安城步終不放心近有人參劾裕觀察者實無事實不知何所見也

書牘卷四

八

答胡潤之

頃得廿六日書知皖賊紛至黃梅羅田兩蘄處處有賊且多興國之軍已調去三千僅餘五百其勢甚單此時蘄黃喫緊而獨制一面之將爲難殊爲可慮劉峙衡廿六日來信城賊又於南路搭造浮橋將伺其出而盡殲之或者旬月之間決當了事當馳書去預爲言之如瑞事早了必須調之赴鄂也江西賊多竄閩省彼中楚將楚兵甚多當足禦之皖賊計圖繞九江之後以救九江南岸不得則遂從北岸著手黃州宜作重鎮武昌縣亦宜駐大兵惜非鄂力所能也唐義渠之勇可用而蔣薌泉言其好利不得軍心似有確見將材難得眞是無可如何張寶臣之勇旣鼓噪兩營官恐亦

難駕馭義營不甚服孫公恐仍須篁村帶之然亦非將才也將必兼明方略方可當一面之寄非粗人所能篁村雖非粗人然究於方略少所見耳自廿四日至今天氣曠晴麥收當稔聞堅實完好爲數年僅見之事亦殊可喜劉廉訪大約節後到任聞丁伊輔云人甚正派而才亦長若是則湘人之幸也

與王璞山

劉梅心亡後胡達人又獲勝仗趙軍自吉安分赴龍泉中丞又調蕭紹鈴赴之兩桂當無虞耳廣西賊不急攻桂林惟以取鄂城之故智施之扼其要害令其坐困勢雖緩而計則毒蔣薌泉所部之勇不能不扼全州以遙相牽制然一千五百兵力尙單薌之才不

書牘卷四

九

能深知恐其用寡未能而用多亦未能也中丞飭段安一軍併歸統帶或可相與有成道州永明之防則當委之黃蕭耳臨江賊少糧多旣作守計則亦難得手惟聞其城大而卑如養素觀察引水灌城之策能行則成事速而兵力省乃是妙算次則急決長濠濠成分兵雕勦旁邑以孤其勢亦是一策攻堅非策劉觀察之決計出此蓋見賊勢少而又無甚伎倆思及援賊未至而力取之如果四面乘城齊攻賊不及備亦可望得手但精銳多損可惜耳永豐城聞已於廿三日克復蓋賊自走耳大約江西賊多竄閩省而以三城委我彼得從容蠶食以逞其毒閩省上四府人頗弱兵力極難恃恐又將如江西之糜沸也得峙衡信似瑞城北路亦已有備

而城賊仍於南路搭浮橋似有衝突之勢能不致流毒他處則幸甚矣田忠普天質甚好在省時曾婉曲開說覺有悟入楊亦好人惜無緣爲之說法耳此時無須調開將來亦不能不調若以近萬之兵守數千不可必殺之賊則太不值矣尊軍暫雖不能調回然賊勢如此將來自難久於江西昨得北信皖賊又竄近蘄州未知北路又何如也

答劉峙衡

接二十八日來信知二十六日攻剿獲勝殺賊甚多而吾兄及令弟騰鶴連捷各帶子傷甚爲懸系傳詢來勇知傷處尙輕子已颯過諒無他慮惟祝調攝速痊以慰眾望也城賊困極大約此月內

書牘卷四

十

斷不能不竄須轉致希庵欽堂共爲防範毋令轉竄奉新新昌爲

要皖賊大入羅田黃梅兩蘄北省都將軍

在黃梅

於二十六日打一

勝仗而蘄州蘄水交界之張家塆一股勢燄甚張鄂省兵勇盡赴潯陽小池口一帶境內空虛勢殊可慮潤公來信尙望南省分兵助饟不知南省亦大難耳

答劉峙衡

瑞賊已搭浮橋其爲走計已決然臨江已合圍似無從此竄去之理且賊旣示形於南尤恐其乘便北竄西竄也此賊最狡獪往往多方誤我不可不准備臨賊聞不甚多然城中糧糗頗多恐亦未必卽去吉安之賊多竄逸外去者有一股竄合龍泉城賊敗我桂

東之軍劉梅心

拔元桂東人已保知縣君子人也

陣亡吾省兩桂邊防又須整理

廣西賊勢猖獗省城被圍人數多至十數萬吾省南路又急中丞見委蔣薌泉募湘勇千五百名赴永防剿將來恐尙須調璞山回始可靠也尊營光景甚窘此間必當畱心但楊厚庵昨有信來云十一月後水師并無分文接濟其苦萬狀亦求中丞助之李迪庵光景亦苦鄂省饑項拮据已欠至百六十萬兩安徽河南處處盜賊飢民蠶起潤公亦是應接不暇如何如何憩公來江弟意本多方阻之無如其志甚決萬不能畱近日病體不知何若好人好官令人馳系不已蕭濬川能虛心善受殊爲難得此時凡人有一長有一件好處卽當傾心佩服庶人肯以善告我而我得自聞其過也高明定以爲然

答王璞山

來書具悉臨江城大而地卑儲蓄頗富決水灌之便開長濠困之是第二策覓內應以攜其黨因而攻之是第三策梯攻太拙縱能得手亦必多損精銳自然之勢也瑞賊困極日內當有變如能聚殲則臨賊膽亦寒矣吉安降者紛至未知能得手否此處莫適爲主終是可慮廣西賊勢如故蔣薌泉已於廿五日拔營南趨擬偕段營進駐全州黃蕭擬令防道州永明也昨得零陵探報似廣西果勇已獲一大捷若果如此則彼中事體尙好而賊之無能亦可概見柳州賊分竄慶遠其意似不卽北中丞因桂林無餉以二萬

金資之但恐不能速達耳勞中丞告急之書殊從容亦可詫胡方伯日事虜盤而已胡達人竟能支此局且獲勝仗真可愛也玉班分湘勇千人去此間亦調蕭紹鈴帶所部六百馳往助之二桂當無恙清遠英德之賊散竄入山暫尙無慮有事亦在秋後耳

與王璞山

旬日未奉手示恐老賊以堅守困我求戰不得也劉蔭渠信來有開地道之說恐未必能成鑿長濠乃是老實作法舍此亦別無可爲聞賊目程瀛頗有首鼠之意未知李能通能句之否吉安聞有援賊竄來未知周鳳山到龍泉後攻城之兵足敷分擊否得峙衡書知瑞州賊尙無去志日對愁城眞爲悶損幸傷痕漸愈足慰遠

書牘卷四

三

念廣西賊勢如故聞桂林城中居民遷徙將空而城外之無可逃者又紛紛入城避寇眞是可憐蔣薌泉此數日當至永擬畱黃沙河進扼全州桂林遲遲必失失後南路更緊迫自應及早圖之然非兄不能也潤之信來皖賊十萬上竄至黃梅兩蕪間都將軍直夫將鮑超五營擊之黃梅連破廿一營黃梅尙有賊營數十氣未挫也其另股紮張家塆者兩蕪之界兵勇亦小挫一次與國防兵全撤赴蕪而武漢僅守兵千餘空虛之至北路亦極可慮中丞之調麾下歸來者將相兩省之緩急應之如此時臨江之長濠已成則蔭濬及養素觀察當能內截賊外截援賊矣但未審永豐新淦等處何如楚勇在峽江一路者是否可恃尊軍返旆臨江當可放心

惟賊走而我守終不能制其命徒罷吾師殊可歎也周梧岡在萬安龍泉之間打一大勝仗殺賊頗多亦足快意

與王璞山

前見公牘知廿一日由臨江拔營赴援吉安頃得吉安廿八日報聞麾下是日已將水東援賊營壘踏盡斃賊頗多快慰之至名將舉動與眾不同如此攻城之不如野戰如此皆意中事也中丞公前札調回省時弟固料吉安之未必無事而函中微著活筆者此耳今日接潤之卅日六百里信云翼賊率賊數萬由安慶來廿六日抵彭澤其意似在援江擾鄂迪庵以四千餘人駐營潯陽恐力有難支鄂省興國一軍已盡數調赴北岸勦蘄州之寇境內空虛

書牘卷四

三

設迪軍不支則鄂省南岸不堪設想若由饒郡而南則直撲章門或分援臨瑞皆意中必有之事諸軍賴於堅城之下專以長圍爲得計似非十全之策蓋賊止一城則悉力鎖圍待其久而自斃可也今賊以數千之眾綴吾數路之師我兵少則不能合圍我兵合圍則不敷分布之用師老餉竭求與賊一戰以決勝負而不能而賊得以其餘力肆毒他方迨吾力既竭而仍以大股乘之每爲所敗於是并長圍困賊一著亦不行矣是宜早爲決計以挽大局弟上年曾以擇要地堅築老營分兵四出肅清旁縣爲說其築老營也如城然取其小而固多開槍礮眼多置槍礮專守其分兵四出也務乘機蹈瑕相機策應專主戰城賊如撲營則槍礮以轟之

亦如我之攻城必傷精銳也賊如圍營則游兵回援可以夾擊賊如分股游掠吾亦分兵應之是我常有爭鋒逐利之事得反客爲主之勢不强於老對堅城求戰不得哉滌公時以爲然而峙衡與蔭渠均不謂然亦未敢强也老兄試一策之以爲然耶否耶賊自堅守潯郡卒挫官軍後更以守城爲得計而官軍長於野戰短於攻城賊則長於守城短於野戰賊避短而用長我棄長而就短勝負大略已具於斯曠日廢時損傷精銳實爲不值也老兄旣破水東之賊未知城賊仍敢過河搦戰否如不過河搦戰則亦無賊可打須仍復還臨郡休息士卒一面偵探賊勢再爲定局如賊從饒州而上則不撲章門卽援臨江耳自宜暫畱臨江以待之如賊已

書牘卷四

西

由彭澤過湖口而至潯陽則其意在攻迪軍援瑞州由間道截迪軍之後以犯鄂可知迪軍僅四千餘人恐不能支此巨寇麾下若由瑞州而北取道奉新靖安而至德安則可遙爲迪軍聲援兼可顧攻瑞之師矣如賊繞迪軍之後以犯鄂則其道必由瑞州德安距瑞昌不過百餘里若出其不意擊之亦必可獲大捷自來官軍從不知用奇亦由不知地勢與賊情耳今翼賊已至彭澤援江犯鄂已無可疑而官軍皆爲賊所牽制不能動作勢殊可危老兄精於用兵每能出奇制勝翼賊雖強且多然非老兄對手幸勉爲之成此大勳除此大患實所禱祝求之者耳

與王璞山

前日接吉安軍中書言尊軍水東之捷酣暢淋漓甚爲快滿今日
勇持書至知捷狀無異而易君普照竟中礮殞矣吉語已知其確
而此惡耗則始聞之爲之泪落此君樸勇可敬不意其僅止於此
老兄連年百戰此君幾無役不從想更難爲懷也已白之中丞公
爲請 優卹如照參將例 賜卹可望得 諡并請入祀省城三
忠祠附主羅忠節公側以妥忠魂而塞老兄之悲水東之役殺賊
幾盡真爲大快若得數大捷如此者凶威必挫而據城之賊亦當
膽寒也萬安賊眾多廣東棚民與江西土匪當已竄散無須大兵
追剿以虎搏鼠殊爲不值耳周鳳山無須深論李金暘則可爲盜
而不可爲兵者其性情氣質與其作用如此無足怪上年冬間弟

書牘卷四

五

已聞其投於鳳營所以未卽按問者以其爲周光庭受降之人渠
聞光翁之死痛哭不自勝謂其猶有人心也不意其故態屢萌如
此胡達人之餉原議由黃南坡支應黃因餉項艱難遂推之省局
此間亦曾屢濟之惜郴局釐稅日衰無可籌措然龍泉事無論速
了遲了當再爲設法蕭紹鈴則恐終不足用其勇多痞徒行軍無
紀律事平必急撤之郴州一路須得良將恐須畱達人於彼不能
隨麾下也臨江自尊軍拔營後新營旋即撤去蔭軍似尙餒峴莊
病未全好聞於初六日始從新甯起程赴臨江望後當可到營也
粵西賊似無能爲邊隘尙可支重新鼓鑄須俟之異日此時能補
苴罅漏卽萬幸也滌帥自前書抵梧後卽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

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昨此間得 寄
諭欲以弟幫辦滌公軍務而問可否 諭中又有云左宗棠無意
仕進與人難合其爲 帝心所諒如此自念菲材備深慙感然恐
合之兩傷如何如何子春甫起病將來必如尊指來書已轉達矣
光翁事決當盡力前與人樹說屬郅堂有事卽與弟商保不誤也
目前最要之件另紙書之以備採擇如其斷然行之必獲大捷其
造福江鄂者非小願畱意焉

答江西巡撫耆九峰中丞

承示貴省軍事孔棘乘夏憩翁回南之便擬代募湘勇千名并擇
將材誠爲急務竊思招勇易而選將難軍興以來楚南忠義之士

書牘卷四

六

多已效命疆場同伸敵愾雖伏處草澤者固尙有之欲求智勇兼
全堪將一軍非素有聲望固不足以服眾心且非久歷戎行尤難
驟膺重任而冀其成功若如江羅王劉四君之昭昭偉烈實亦罕
覩其儔何可再得況增兵必先籌餉與其無餉而添兵徒滋飢潰
曷若汰疲而節餉收效飽騰見在吉臨之賊援絕勢窮事機較順
一經克復卽可移師而東惟賊之巨股多萃於撫贛非酌派精軍
不足以制強寇迂腐之見未審有當尊意否

與王璞

昨專人送一書來言翼逆率賊數萬來彭澤請尊軍還臨江偵賊
所向圖之想已達覽發函後復得潤之鈔寄探報及迪庵書皆云

翼逆之來甚確其必來彭澤亦甚確請卽前說而申言之惟吾子擇之賊目楊秀清等自相屠戮見存者惟石逆狡悍著聞素得羣賊之心其才智出諸賊上而觀其所爲頗以結人心求人才爲急不甚傳會邪教俚說是賊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上年聞楊逆之死國人皆喜弟頗以石逆猶在爲患今茲聞石逆之來江與鄂計無不爲之長慮卻顧者而愚竊謂不然使石逆深居金陵欲以一矢加遺從何著手今幸其送死前來而老兄又適在江西提游勦百戰之卒得出奇以制其死命此殆天假手於老兄爲國家滅此巨醜以回此浩劫也將軍豈有意乎石逆之來也聞取道彭澤則其志不外援江賊解潯圍乘虛犯鄂俾下游重兵自潰如由

書牘卷四

七

彭澤而南上饒州一帶則或撲章門或先援臨江耳如由彭澤而至湖口抵九江則以一軍攻迪庵以一軍援瑞州或以一軍趨瑞昌以犯興國耳是皆必至之勢而吾意料之則必趨九江無疑潯城守禦雖完而迪軍偪城而營爲江鄂關鍵賊所忌也潯軍敗則鄂之氣奪由南岸長驅而前皆無人之境矣瑞城爲其入江首陷之地經營布置早有成算今爲官軍圍急賴賊爲其死黨呼救甚虔如由饒州而南援臨江以援瑞則爲時已久恐瑞城賊不及支由九江則間道赴援毫無阻遏又可以餘力襲瑞昌東斷迪軍歸路西阻興國援師且可爲規陷鄂省之計賊果如此則迪軍危瑞州官軍危鄂之危亦可翹足待也諸軍爲堅城所牽制節節環攻

尙慮不及更何能分兵以相抗此皆在老賊意中所獨不及料者
游兵雕勦之尙有雄師三千也老兄得信後卽日返旆臨江則賊
蹤所指必已略知梗概如南康已有賊蹤則兼程赴瑞由奉新而
進德安左顧右盼皆足有爲賊不慮雄師之至出其不意風馳電
掣當之者碎格之者死卽不能梟石逆之首以告成功亦能令江
西諸城之爲賊守者心寒膽裂矣是老兄一舉而安江鄂也顧不
偉與賊眾多至數萬其選練必不能精見官軍數少其志益驕此
虜未曾與雄師對壘必將挾其黔驢之技輕爲嘗試我以有意攻
賊之無意我以有備攻賊之無備破之必矣此賊謀定之後其行
甚速不知大旆至德安之時賊已過此否卽已過此亦當速援瑞

書牘卷四

六

州與其待賊至擊之似不如中道截之乃妙請速決大計爲要

答王璞山

石逆之來安慶千眞萬確而彭澤之賊忽然撤回者蓋將并力北
岸也昨夜接潤公書黃梅復添悍賊廣濟亦爲賊踞巴都統馬隊
小挫望天畎賊寨亦來悍賊數千隊伍甚肅又有一股上犯蘄州
北岸似甚喫緊恐石逆注意在此也鄂中兵將之稍精者均駐潯
陽小池口賊窺其虛以大股注之竊恐非鄂所能當也迪庵與潤
公往復書札均似不甚介意未知有何把握想代司筆札之孫小
石慣以臆對耳前書促兄注意瑞州之北原爲江鄂大局起見彼
時迪潤均言賊抵彭澤故如此說今彭澤旣無賊則前議已作罷

論且樂安撫建尙有賊十萬雄師正宜乘破竹之勢豈可歇手或
者老兄勦除援賊而瑞臨吉旬月可冀得手則江西局勢大轉兵
力有餘援江之師移而援鄂尙可及也否則未卜何如矣潤公來
函不甚迫切弟則深爲憂之吉安諸公之聽鳳山赴龍泉蓋欲以
易璞山耳其稟求統領固在意中然水東之援賊已破事有轉機
尙欲句留璞山自衛是何爲者且勦永豐樂安亦獨非絕吉郡援
賊之外援乎凡人之不顧大局者未有能獨完者也何不寤耶胡
達人未必卽肯來尊營龍泉似亦不久可下盍姑待之

與王璞山

樂安賊數雖眾然究是潰匪合并心不能齊而勢不相下且膽已

書牘卷四

九

破矣雄師壓境或竟望塵而奔特患其急竄撫建又據堅城以待
我耳老兄一軍颯發電舉此時實有風利不泊之勢一切進止中
丞斷不遙制其實兵機因敵而生瞬息千變卽老兄亦難自制也
如天之福事機順利雄師所向克捷而瑞臨吉三郡有一先復則
兵利有餘老兄進退綽綽實爲幸事否則亦費躊躇總之此時將
材太艱求如老兄者固難求如峙衡之精勤有氣可恃爲固者亦
殊不易得也嘗論用兵須全體周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才
爲萬全能此者幾人哉若再得峙衡亦出一枝游兵則左縈右拂
事半功倍矣蔣薌泉已抵界首大約興安之賊全力抗拒靈川所
存無多能開一二次大好仗則逃散者必多但聞三路合勦而全

州兵勇居其兩路恐賊專蹈其瑕而楚軍將爲所牽動也粵西諸郡淪胥

南甯太平相繼失守平東柳州潯州尚未復桂林則皮膚僅存耳

氣息懸惓誠非重新鼓

鑄不爲功此時暫作補苴計耳鄂省空虛可慮之至若再有數璞山者錯落布置其間則東南大局速好矣如不可得何哉一嘆

答王璞山

前兩書奉寄意欲麾下出奇兵以保江鄂大局其時屢得潤公飛報及李迪庵探報均言石逆由安慶抵彭澤也今夜復得潤處所示迪書又云石逆尚在安慶其來彭城之賊又回安慶不知何作然江鄂之間形勢自稍鬆緩

北岸尚緊恐終不支

晨間得老兄十三日所發

一函并詳覽公牘知初九初十沙溪藤田大捷十二日逆賊就戮

書牘卷四

三

之詳雖不得聞然三次大挫鼠膽破矣詢來勇云畱駐水東之軍十五六日必可抵營尤爲欣快賊氣竭而我正盈又濟以生力之軍蔑不克矣老兄用兵善持其氣而平日工夫視當時諸名公爲優故能屢挫巨寇樹立偉績爲天下雄來書氣愈旺而神愈斂一語直揭古今用兵要訣非深於此道不能說亦非深於此道者不能知果能此道矣則靜專動直雖千萬人何懼焉此股殘匪及樂安之賊皆穴慢雜湊再數戰後當可收功此時北路尙不甚急正好以暇時埽除此股絕瑞臨吉三郡賊援庶西三郡可克也用兵萬無遙制之理卽以昨事而論麾下若仍駐臨江則水東賊勢日張萬安之賊悉眾來會而吉軍破矣麾下勦除水東之賊孰知巨

股又從甯都而來耶從甯都而來之賊不知麾下破水東之威以爲易與又覩其部眾無多故敢一再挾其驕盈之氣而來而卒爲雄師所敗若萬安之賊則甫與水東餘孽會合故知其不可敵而走避樂安也逆賊橫行江西未經幾次大挫故氣特橫瑞臨吉三軍爲堅城所阻難以展布弟上年卽力主精兵游剿不攻堅城之說而引領東顧無足語此者麾下之來江曾力請於中丞公於札中直以注力賊多兵少之處不專顧一隅爲主蓋逆知一入江境則諸公皆欲得名將精兵自助百計千方號呼禱禱而不暇顧及大局也湖南出師援江亦以固楚其實固楚援江分之四字合之亦祇兩字能固楚則能援江能援江則能固楚在此者專知此處

書牘卷四

三

之急在彼者專知彼處之急於是於援江二字又折援臨援瑞援吉爲數端不知不合大局而通籌之一處有失彼兩處者能獨全乎湖南以援江爲大局不能以援一郡爲大局也吉安黃趙諸君之請老兄爲統領中丞已駁之矣諸君亦曾以函抵我一笑早料之矣置之不答也東坡詩云人世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誦之莞焉樂安之賊旣與殘匪合并必亦有來撲之事如天之福再痛剿數次則此路之患當稍紓若乘勢而下撫建則亦恐此時力有難能野戰易而攻城難此一說也得之易而守之難此又一說也旣下撫建自宜由湖東趨饒州而抵湖口彭澤會迪庵之軍以圖潯陽曠日持久頗難期必儻三郡一有疏漏則我致力湖東

而湖西久已鼎沸遠不相救其如之何故愚意樂安事了之後仍須隨機酌之如瑞臨吉有一先下則兵力可分局勢又當一變也石逆既來安慶其注意江鄂可知此時雖尙未大露形迹然數月來必有全力的舉鄂恐不支也胡達人是一好手然龍泉南路甚空恐未可調以他往且渠係桂東人所部皆桂東勇恐桑梓之念切未必願來看來龍泉賊當於月內出走且緩以俟之吳子序議論才辯最易動人未必能戰新淦未知可克否豐城之警尙未得蔭渠信峴莊已促其速赴臨江矣廣西賊皆土碼當無能爲蔣段已過全州黃蕭俱赴永明宋遊戎仍回江華富川又有戕官之事勞君久夢始蘇然於兵事終隔一塵也

援黔之師已連捷而抵黎平

此間

書牘卷四

三

曾奉 寄諭垂詢左某可否幫同曾某辦理軍務抑或無意仕進與人寡合難以位置云云 聖意委曲體念如此亦曠世難逢之奇遇不知虛聲處士故無所取也中丞已復陳湖南軍務未了暫不能離矣

與王璞山

旬日未接尊處捷報未知樂安賊勢何如聞有竄擾新淦者亦經官軍擊敗未知彼處之賊是否屯聚撫建抑或仍在樂安也頃得潤公書知北岸蘄州廣濟馬步各軍於二十七日一敗塗地軍裝全失潤公聞賊已大至卽帶勇五百出省赴援行至中途已得敗耗擬力扼於黃州而鄂省虛無一兵武漢黃三郡豪無守禦且軍

器一切并無存貯鄂事潰裂卽在目前弟前函曾云恐不久必有
援鄂之舉誠不幸而言中也看來石逆注意北岸無疑蘄黃之軍
盡潰則黃梅小池口潯陽之軍阻梗不通而夾江之軍恐亦難於
久駐本省援師四出不能復爲援鄂之師設武漢再不守而北路
空虛勢殊可慮思之憤憤潤公有札調兄中丞亦加札前來伏惟
速加酌奪見在龍泉已復梧桐一軍已稟請回駐吉安此後縱有
援賊前來似可穩紮穩打沅浦不日卽可來吉湘勇亦可得力是
雄師自當急其所急望返旆速歸一商行止岳州已調余星元一
軍前去與洪宜齋共二千人暫駐於彼將來可歸麾下調度也胡
達人一軍似須暫時遣散再挑齊精銳五百人爲一軍乃更得力
尊軍歸路或由臨袁或由吉安或順道埽新淦或由臨趨瑞出奉
新義甯以趨崇通均無不可總以速歸援鄂固湘爲重

答劉峴莊

前奉手書具悉一切盧君恃勇輕進遂有初五之失可惜之至相
距七十里又隔一河出隊接仗似不爲妥且每營酌抽數成隊伍
力單勢雜難以必勝似須改圖吉安勇力雖增然未必肯來縱來
亦未必佳耳鄧在富郭漢雲均非好手鄔世堂勇而無謀此數君
者殊難放心皖桐各處之賊屢次上犯前二十七日蘄州馬步八
千大潰適胡中丞馳至收輯潰卒力扼黃州武漢并無一兵人民
紛紛遷徙大爲可慮鄂省督撫羽檄紛馳咨調璞山峙衡兩軍馳

往援剿時正攻圍瑞城似難遽去璞轉戰已遠一時亦難舍去然鄂省大局攸關不能不先其所急已於初五日遣人持札分赴兩軍矣璞公正打得高興忽有此等警報眞是兩難蔣薌泉初五初七初十一等日均獲勝仗殺賊近二千看來興安似可速下達川亦擬出師會剿矣

與劉峙衡

昨因瑞州城賊竄逸疑城池業經克復比卽飛函奉告以鄂勢尙緩新淦賊勢方張臨江岌岌兼之吉安新敗臨賊必更得氣璞山轉戰數百里勢難中止意欲雄師小住暫爲新淦之行計已上達青覽發函後得瀏陽探稟知此起賊匪由北路吳營竄出由新昌

書牘卷四

十四

之村前轉竄上高并非全股竄逸業經欽堂副戎及尊營寶峰等營會合果營信營迅速兜剿將此賊撲滅斃賊目頗多快慰之至聞賴嚴等逆均在此股想已就殲若將其首傳示城逆必當聞風喪膽賊旣洵思便有機可乘想高明必已籌慮及之矣今晨展手翰始知賊竄之由吳君本非軍旅之材滌公前數年早知其深上年見待之優殊出意外此次若非普欽堂及老兄實力追剿再過數日必又成一大股不但一年血戰之力盡付東流卽臨江亦必不支矣吳君之意不過放賊它竄冀攻城或易爲力然尊處遣人往詢尙答以未走一名其意何居中丞接楊寶峰及瀏陽袁公稟賊由吳營旁竄去當卽據實咨明江西湖北恐將來尙須具奏

暫雖未定然中丞甚不以爲然以近來軍務太巨且看江西如何措
不實在致是非不明舉劾失當所關非淺耳

詞耳自廣西金田永安州以來至今賊之被圍窮蹙而乘間逸去
者不知凡幾若有實心辦賊之人賊何能爲何至糜爛數省荼毒
半天下也老兄已將實在情形稟知耆中丞未知此公眞能據實
直陳以肅戎務否耳瑞城賊糧尙未盡恐克復尙需時日江鄂兩
省皆值緊急之時潤公盼老兄赴鄂尤切如此城一下想必逃赴
鄂中彼時璞山當亦由樂安抵新淦與臨江官軍通氣矣江鄂均
少將才老兄與璞山當分道揚鑣不能合并一處俟江西肅清再
作主意耳滌公前得 優旨後續有所陳未知 聖意云何前此
間曾奉 廷寄垂詢及鄙人可否幫同曾某辦理軍務并 諭左

書牘卷四

壹

宗棠素有謀略無意仕進與人寡合云云實爲欽感之至中丞復
奏見在湖南軍務援江援黔援粵均屬喫緊未可舍此他去亦是
實情蓋數年之久情形稍熟驟難更易生手也其實文弱書生何
知軍務更何能爲滌公贊畫一切乎援黔之軍已克復數處援粵
之軍已偪興安連獲數大捷軍威尙振惟盼江西西路有轉機方
好也今日蔭渠處有勇丁來云上高擊敗後賊千餘竄至新喻縣
屬之羅坊將取道峽江與吉安賊合蔭濬兩君已派隊迎擊濬軍
從鶯哥嶺去係尾追恐趕不上蔭軍從黃土去是橫截然賊已到
羅坊距峽江不遠恐亦未能攔截也若縱賴周兩賊目入吉安夥
更堪氣煞想兩三日後當有的信也

與王璞山

吉安敗耗想二十前後有所聞矣諸營退紮安福尊處吉水病勇聞已避去惟藤田老營得此耗後不知如何布置朱惟堂攻樂安不知果得手否新淦有賊甚多且悍恐樂安雖得亦必難守麾下十五夜書擬急趨廣昌賊當屢挫之餘猶擁聚一處雖人數多至十二萬不足當雄師也若遂能掃除諸逆力殲渠魁則禽駭獸奔無難就緒但勞師遠涉後無繼者亦宜慎之又慎賊不堅踞頭陂而退廣昌似在誘我深入未可稍忽也鄂中近日消息似士氣尙固潤之於軍情甚有領悟所部勇亦勁惜無獨當一面之將耳前因曹河之潰而急調麾下中丞亦加札專勇前來者一以江漢爲

書牘卷四

美

大局所在恐其復陷致不可收拾一以石逆此來蓋爲洪逆疑忌所致迪庵處探報及安徽士人來鄂所言盡同似可就撫然逆黨桀驁難馴非痛勦數次不可計能以寡擊眾善用兵如麾下者眼中實無其選故欲以此委之不知麾下已轉戰甯都廣昌大有風利不泊之勢也見在鄂中局勢尙緩而江西正急自可聽客之所爲至賊欲從吉安犯上湖南諸處則非所能及也英雄所見不同如此吉安旣敗則尊軍後路漸梗恐廣昌蕞事後仍須取道臨瑞一帶蔭渠以新淦之故頗形恇怯而瑞州於昨十九日有賊二千餘從北路竄出楊寶峰奉札駐上高新昌之間預爲攔截竟不能一挫兇鋒聞此股已至上高又有謂其已由界埠過河向臨江者

不知畢竟云何吉安之賊恐由新淦援臨瑞州之賊亦必窺臨然則臨江諸軍亦頗岌岌矣此信到時想馬首所向早已定局吉安之敗周鳳山無所逃罪然其中亦有不能怪者試平心言之鳳山上年回南募勇原奉滌公之命其時黃太守正思爲吉安之行沅浦擬爲募湘勇二千而勇力尙單遂以鳳山所募勇益之其軍之餉議取給於黃太守之捐項沅浦自安福會合後同抵吉安頗以鳳營不足恃爲言弟曾勸其旣已偕作同征未可遽與參差而黃太守意尤厭之欲倚湘營爲固而不復齒及鳳營其自署銜但云會督湘勇而已於鳳營則固從其薄鳳山積不平之氣而黃太守忽有增勇之議各營皆增而鳳營則增至五千欠餉至五月餘自

書牘卷四

七

龍泉回後僅給錢三千緡自此士心益忿而吉安城又以東北路爲急則令鳳山桀之其時適江西中丞有札調鳳山赴章門將以赴鄂而易璞山峙衡也徘徊之間遂至此挫鳳山失營而誤大局弟豈復爲之遊說然其失營也在勇太冗雜而飢疲不堪亦非盡戰之罪也夫旣知其不可而復任其增勇至五千之多何爲也哉蓋以鳳山去龍泉則璞山不得不畱吉安彼人之心豈不自詫爲至巧至便乎璞山旣不能得而龍泉事了於是忽變計畱鳳山於東北路而不謂鞅鞅者終及於此自楚軍過安福以後事事與原議不合弟已久不與聞此間亦未曾敍其戰事入奏蓋亦預憂其如此也從來兵事最宜質實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詐之人吉安太

守於兵事太不相近弟曾屢爲言之吉安旣敗周鳳山帶千人赴江西省而鳳勇之從江西回南者飢潰掠食萍醴爲之不甯此後不但防賊且須防勇矣至吉安府附近百姓遭賊屠掠及大礮數十拱手送賊日後收拾倍難尤可痛也老兄聞此信後其不得不從事廣昌可想然軍餉阻隔深爲可慮人樹兄擬帶勇一千護餉前進想竹報自悉不復贅

答劉峙衡

瑞賊從北竄出早在意中弟前屢與璞蔭兩兄言之矣打仗是過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有一分樸實氣卽有一分事業吉安之敗及瑞賊從北路竄去皆巧詐人誤之耳瑞城之賊旣止贖二千

書贖卷四

天

餘能打仗者又止三四百誠不屑以重兵圍之放開一條生路令其走去分別誅之自是一策未知數日內已經了當否也屢接潤公書云黃州實能穩紮事勢較鬆潤公所以促吾兄克瑞後卽赴鄂者其意不在兵勇而在將渠部下馬步八千均係勁卒只少獨當一面之將故急盼麾下赴鄂耳見在吉安新敗瑞賊賴逆又竄峽江其立意旣在攻臨江以救瑞則抵峽江後必會新淦之賊以攻臨

新淦本有賊萬餘此時吉安之賊想已會合恐尙不止此數且恐其乘虛竄分宜新喻以陷袁州則臨江官軍饒道均斷而江楚大局不可復問且璞山孤軍遠出後路已梗亦殊可危頃與中丞商及必欲吾兄速赴臨江徑擣新淦方爲萬安軍機瞬息千變原難遙制以此時局勢論之

則江西較鄂喫緊十分而吉安旣敗臨江一軍尤關江楚大局斷不可不思援應之策吾兄一軍距臨較近且名將精兵爲賊所憚到臨江後審定事機約會師船一鼓而前出其不意必可迅速蕩平一解此患伏望迅速定見勿稍游移是爲至要潤公處弟卽作書備悉告知斷不至以旌旆來遲爲怪也將來新淦事竣麾下或卽由萍醴晉省坐船赴黃亦可稍息兵力至尊處軍饟不繼中丞早飭局籌畫俟麾下復書到時卽先解五千兩赴臨郡大營隨後再解五千兩前來可耳

與王璞山

從公牘中得悉六月初一初三日兩大捷情形喜可知矣而鈴峰

書牘卷四

无

大捷之稟至今未到當係來勇途間患病所致未知其勝狀何如賊愈殺愈多愈多亦愈不能戰以不滿兩千之勇轉戰數百里殺賊二萬數千古名將所不能者璞山能之眞可佩服璞山以治心之學治兵克己之功克敵知兵事以氣爲主而多方養之俾發而不泄泄而不竭故其勞烈遂至於此世人但知其神而不知其積累曲折之故卽多爲贊頌之詞終不能道著一字也酷暑遄征士卒勞苦殊甚空手走路尙易生病何況日日與惡賊周旋乎堪戰之卒僅止八九百眾寡之勢太懸終爲可危人樹兄過此曾商及添募老勇五六百今日在萍鄉道中寄一片屬增募四百合成一千陸續送來以備更替均遵照辦理但恐緩不及急又如之何胡

達人龍泉事竣意在撤遣中丞已飭其暫畱龍泉宜章報謝落花
竄入戊壬坑擾及秤架已飭魏喻義帶桂勇往剿賊不滿于原易
辦理未曾調達人者恐麾下之需調遣耳前書斬不與公亦未定
之詞公牘批札中無一字也達人才實可用然未知定力何如桂
東一軍之起乃黃南坡郭意城之意原議由吉安支應不以累省
局及至缺欠太多黃遂具稟此由湖南札調應請省局支應而當
道頗不然之計省局前後支給僅數千兩今日接胡達人吳貫槎
稟所欠尙三萬兩局中亦實難籌措近時如黔如粵西如鄂如瑞
軍均須吾省省酒待客函咨之外繼以廷寄不得不勉思接濟
涓滴之源何以堪此耶達人一軍如赴尊處之調應由尊處一面

書牘卷四

三

具稟請給月餉若干庶局中亦無詞諉謝也鄂中自蘄州曹家河
大潰後潤公赴黃州收輯潰卒力圖扼守以遏上犯之路然武漢
虛空無一兵僅恃數千潰卒勉強支持賊若由麻城黃安出河口
則徑抵漢陽之背大局殊不可問峙衡株守瑞郡恐不免有兵勇
潛通接濟之弊

吳與普所部
不可恃也

克復無期鄂督日以八百里呼援何以應之麾下正

勦辦得手之際無論雄師一撤不但撫建甯都之賊必將接踵而
來卽樂安新淦之賊亦可爲臨吉兩郡官軍之害江西事勢恐不
支然以天下大局較之鄂重於江以賊勢較之江賊尙是屢挫之
餘鄂賊則方張之勢中丞前此加札奉調實亦出於不得已非闔
於機宜也鄂中武漢黃三郡僅潰卒數千兵力之單可想然鄂之

之患尤在無將其所望者老兄耳如天之福楊洪兩逆迅就誅夷吉臨無賊援麾下得以乘隙赴鄂一紓此禍固爲萬幸特恐一時料理爲難未能急赴鄂黃則江可憂而鄂亦可憂也蔣薊泉初七初十一三戰皆獲全勝已偪興安而營賊自燒其城外營壘閉門拒守看來事當易了惟恐仰攻傷我銳卒耳平樂未復江永道邊防尙可恃南路或無虞黔事亦極順利惟江鄂之憂未艾也

答王璞山

接前月十五日頭陂一書旋聞吉安之敗今晨始奉兩書一由廣昌發者一由永豐藤田發者并從公牘中祇悉一切廣昌之捷早在意中璞山如龍團眾如雲倏隱倏見莫測其妙真絕世奇才也

書牘卷四

三

然其得手處仍在節制精明四字近時能窺其妙者惟我與翔岡耳鄂省之事自潤公力扼黃州大局漸穩然不能棄黃梅而更益兵援之恐終無是處潤公以巡撫督兵而所謂節帥者得遙制之所以難也迪庵未過江北希庵已由興國過江援龍坪尊處所聞未確大抵鄂省地濱江湖利在舟楫此次不至如五年決裂之甚者固由堅扼黃州之力亦由水師赴援江湖之險節節格礙賊不得逞耳然秋潦潮盡秋穀已登吾恐鄂憂未艾正未可以暫時支撐卽爲幸事吉安之敗兄聞而憤氣填膺尙未知瑞城賊逆由北岸竄出數千之事弟於兩處有八字評之天乎人也可哭可哭中丞公備知兩事底蘊將來不免有一段議論老兄所見極正此亦

天下古今之通義也蔭渠太平之挫苟非復振之速亦尙不能免
議何況此兩役乎龍泉之功鳳山專之且稟中於達人處時含傾
陷之意中丞早燭其隱正擬繕奏而江西中丞卽據鳳山稟入告
矣自當補贖據實陳之至桂東一軍餉項向歸吉安太守支應議
定後然後請中丞下札今春復上稟請由省局支應中丞惡其面
諛不肯通融僅發銀六千兩而已文輔卿接帶之吉字營欠餉三
月餘各弁勇鼓譟兇索竟闢一湘勇未有之局此軍本沅浦所召
其帶勇援江亦其自請而後下札者今以奔喪歸一去不顧坐令
此軍釀成奇變將如之何今日文君有公牘來言眾勇環譟求三
月之餉形勢洶洶萬不得已許給三月限十日內發給然後退去

書牘卷四

三

特專弁來此坐領此軍旣不由此間調度惟向此間索餉有是理
乎文君長者受此奇屈殊代不平且恐湘勇之禍從此起矣中丞
已嚴札催沅浦速赴營中料理前因吉安之敗臨江勢孤恐吉賊
會新淦之賊竄擾臨郡官軍初一夜曾飛函調峙衡赴臨勦新淦
賊未知峙意云何瑞城旣無多賊自不必以重軍環攻徒枉兵力
惟鄂省屢函諄促峙衡速赴北岸恐亦不能久畱耳

與趙玉班

吉安敗狀諸牘已詳往事已無可說矣尊營鍋帳及長營鍋帳中
丞已飭局速發并爲催發月餉軍威當可復振來示澧田地方爲
由郡往安福及永蓮分宜之路此處駐軍足扼三路而進勦亦便

但援江固楚初非兩事如果紮澧田而賊無它路可擾永蓮分宜則吾鄙茶攸醴無事於防可也如太和不守則西路可徑達永新永甯恐澧田之師不能兼顧吉水永豐不守則由北路可徑達峽江新喻以至分宜亦不定由澧田也至進剿之說則非從新整理不能前此偏城而營人數近萬時形岌岌此時新挫存營戰士不及前日之多而營中大礮盡以資賊賊將官軍擊退後必就官軍營壘爲營以禦官軍較前更爲難破非瑞臨得手與王璞山轉戰而回則進剿之說恐亦徒託空言耳以此時局勢而論非得堪爲統馭之將與數月之餉未可輕言進剿旋進旋退徒損兵威民間怨毒日深禍將不測較之上年倍難著手而臨江諸軍復時有後

書牘卷四

三

路之虞此軍如有差跌則不獨援江大局全隳卽湖南亦難自固尤當預計也

答趙玉班

接初九日手書所言緩進兩礙急進兩便早知之矣上年賊陷吉安數月而吾鄉主防而不主剿非不知剿之利勝於防實以防之勢易於剿耳及其變而主進剿之議則以曾周之勇三千餘從安福進而起吾楚邊防之兵各自其防收復旁邑先落其枝葉以徐撼其本根庶吉安籌餉有地而吾楚邊防之兵亦可以次肅清而會合以作瑣圍之勢不幸甫出境而軍謀已亂此後軍中諸事紛紜不能悉如初指弟亦不敢與聞而心頗憂之憶從前與閣下書

亦曾略爲道及非矜事後之智也往事已作罷論說亦枉然來書

謂急進只須再添數軍

無見成者可調不比臨江之推有楚勇一千湘勇三千也

或吾楚借添

防之餉少助江省添兵之資待攻克吉郡仍約籌償似乎事易舉而功易成江省有裨而楚邊依然無警所論誠美然吾楚以一省而支數省之寇援江之師一萬六千援粵之師四千餘援黔之師近四千每月餉需十餘萬計再添數軍餉將安出凡事皆須量與力庶免後悔與其作潰局貽害江楚之民則無如少爲豪舉猶可暫支數月各路兵勇欠餉至少者亦三月有奇若再添數軍則各處欠項陳陳相因必將如鳳營之不可收拾此時援江援粵援黔勉力支持正恐餉匱兵譁江粵黔之賊皆將隨潰兵而入而楚事不可爲矣且籌

書牘卷四

書

兵必須籌將添數軍必須有數軍之將非有數將不能添數軍既添數將又苦彼此勢不相下無如之何此其所以難也至攻克吉郡仍約籌償則當道諸公豈能見信卽伸路季布爲之署保亦如妙手空空何此殆無庸議者矣尊營之防蓮新中丞據尊處之稟批之其時不知各軍進止云何璞軍已返旆與否城賊得志之後太和吉水未知尙爲我有否故暫如所稟批之卽尊處昨稟長營助吉營守安福而尊營扼竄永新之路亦如所稟批之未嘗用札蓋緣軍情賊勢未能審定不便臆斷耳然昨札中亦慮及吉營之孤聲勢之不復聯絡而有遠防不如近防一語想明者當能會之言外駐新界兼顧蓮廳此爲太和旣失言之也太和未失如不必

駐新界而可防竄永新之路中丞豈必定責其駐新界而後謂之重邊防乎吉營抗調而沅浦不來中丞已四次嚴札督之昨閱其公牘仍以患病爲詞想尙未奉到嚴札耳此君不出此軍竟成贅疣每日四百餘金之餉徒供虛耗此間所以不能撤者以此軍非由省局籌餉未便代爲遣撤且本省不能再添數軍而并遣撤此軍亦無此理然沅浦如始終悍然不顧其如此軍何上年伊再四請募勇援江弟曾力止之卽以其堂上年老三子帶兵外出恐老人望心爲言不料出時如此之決而歸後不出亦如此之決誠賢者不可測也璞山一時名將且古之名將亦不過如此其所論兵情賊勢往往與鄙見不甚合弟未敢駁之蓋以身在行間所見自

書牘卷四

壹

確豈可遙制且彼此推誠相與渠有所見亦必直申其說信之固有素也吉安未敗時弟曾屬其勿深入撫建蓋以瑞臨吉三軍尙未穩固恐一處失事處處皆瑕且新淦之賊未滅則臨吉之憂未忘如此時已從事新淦則由峽江而阜田吉水當自有布置賊之所以不敢遽肆者畏璞軍之議其後耳璞軍如下新淦則臨江之患稍紓璞亦必爲吉安設法璞軍總須作活筆方足制賊尊意謂此時無它軍來或西渡會進束縛城逆調回水師再作水東之圖恐其未必從也賊之畏璞如虎此軍之來江中丞原札其毋論三郡何處賊多兵少卽馳往雕剿原以璞軍長於野戰以之雕剿賊必著奇功若限以專顧一隅則江西七郡未復非得七璞山不

可且亦非璞志也彼不明者徒知自顧而不顧大局究亦何能自顧哉楚將之在江西者璞山而外峙衡爲可吾楚未敢以自私而胡北江西乃私之亦何可笑來信已爲轉達中丞矣吾輩議事胸無成見苟有益於時局而事屬可行必無扞格後如有所見仍希詳以告我爲要

答胡潤之

得七月初二日書知張文煥何紹彩等打小勝仗亦足慰心尊書於養氣之說未知其深終是打小仗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解此者其璞山乎迪庵以下未足語此近得一奇士頗能似之見令募一千二百人四月後必可打大仗成就當在峙衡之

書牘卷四

美

上且緩再說海瑛是前年所拔者人甚聰明而頗有浮動之氣見置之安鄉卡中且磨礪之以滌其年少子弟之過再看何如丁華先澧州人鄉曲有志之士稍近於夸蓋其土風使然澧人多任俠而少真氣畱心久矣伊輔先生見人談忠義卽忠義見人談兵卽兵其賞識蓋因自璞山所來耳若其真才璞豈肯放之乎葆芝岑甚有吏幹此間兩次特保之人其母不樂其遠出此間亦不放也如其奏調仍是一奏了事來書云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并無愚人此論極透而往往觀老兄行事卻亦不免豈非明有餘而誠不足耶大凡人習慣則難移程子見獵心喜惟程子始自知之故曰變化氣質爲難也璞山廣昌之捷又殺賊三千餘聞吉安之

敗始歸藤田先擬進剿新淦聞賊有到樂安之信故少俟之此軍
回則臨吉兩郡有可恃矣前書擬屬峙衡抽閒打新淦惟聞瑞賊
竄去三千餘而城賊仍負固不出葺事尙無期峙未必能抽閒前
去而尊軍旣出終是可慮峙衡仍當催其速赴鄂中以鄂中派援
之將回援鄂中江西中丞豈能阻之璞山非俟江西肅清不肯赴
鄂以大局論江西爲賊所必圖賊數之多尙數十萬較鄂尤難支
而通省無一良將亦終是不了之局璞意之欲畱江西以身自任
亦難得也滌公仍請終制 批回准其暫畱籍終制如江西有警
再赴江西而其所陳爲難之處概無一語及之此公仍負氣如故
我亦負氣如故也鄂中官吏多湘官湘人往往以湘之利獻於鄂

書牘卷四

卷

爲自媚計而不顧大局湘之木稅征於湘則爲橫征暴斂征於鄂
則爲名正言順鄉中有一笑話與此正相似有兩昆同立門前弟
持一菜菔生嚼之甫入口乃兄自旁批其頰詈曰清晨不宜喫生
冷物奪而啖之此一事也川鹽官運我爲畫策而閣下採之乃常
德設棧盡籠湘省鹽釐之利使我爲湘人所不容此又有一笑話
有兩人商偷其鄰之牛者一人爲之畫策曰吾鄰牛圈與吾牛圈
比當從吾圈鑿牆而入吾先之子爲吾詞及偷者方牽鄰牛而人
已牽偷者之牛遁矣凡此皆瘠人以自肥者之資也市井盜賊之
智而官司行之了無愧怍方自詫曰吾籌餉之工也損湘以培鄂
仁者不爲況湘亦何負於鄂乎鄂所藉以爲詞者東征也昔滌公

東征自岳州出境至田鎮所食皆湘餉武漢再陷以後鄂省何事

不資吾湘頻年以來吾湘抗五省之賊每歲百數十萬金見在出境援師

已二萬六千若地丁錢糧漕折僅敷餉廉俸應支各項此百數十萬

者全賴捐輸釐金而捐輸屢次搜括已無可著手閣下忽創為捐

米之局而制軍昨尙欲交岳州勸諭不過微變設局之名於是而

捐輸無望矣釐金一事江粵黔各邊方用兵路途梗阻商賈絕迹

近惟安鄉岳州兩卡每月可兩三萬貫而鹽稅為一大宗今議官

運之鹽湖南各卡一例放行而原奏商販得隨官運之後是以官

運帶商販而無商之非官湖南鹽釐卡局可撤矣原奏所云楚省

引地表延數千里之大此語將湖南併包在內運思誠巧耳吾不

書牘卷四

美

知天下何處非引地以食鹽之地而論則天下皆引地也不獨楚

省以行鹽之地則鄂與湘同一淮鹽川鹽潞鹽引地也並無所謂

楚省借官運二字奪吾湘鹽釐之利歸之鄂其術耶其誠耶設棧

於常德委員駐棧督辦發往長沙益陽等處分銷是以常德為沙

市宜昌耳奏所不及則以督札一紙行之閣下方謂天下惟愚人

下愚之人乃好用智術稍聰明者斷不為之誠不足欲以術濟之亦由才短故耳有多

少好事不做偏要以攘竊為生活可笑此舉其下愚耶其聰明耶近苦目痛兩眼忽

不識字前承寄張仲遠所議漕事稿不能著筆本亦無從著筆非盡飾詞也敬

謝不敏蓋吾亦有智術焉將勉強試之矣一笑

與王璞山

前數函奉復想已以次達覽頃閱公牘悉十四日以後情形人樹
兄已來樂安想諸事可分勞矣省局已委解餉銀一批來但恐途
間梗阻不能竟達吉字營於初五日赴阜田剿賊初勝後敗軍心
搖動和長兩營恐難固守吉郡西路殊可慮阜田四達之衢可達
分宜新喻可旁犯峽江可橫竄安福皆足爲臨軍之患楚邊之患
江西上游諸公徒有調瑞軍之文而迄無其事令人乾急耳尊體
聞抱微恙有云外感者有云肝氣舉發者未知其詳甚爲懸懸冒
暑轉戰形神勞苦尙待言哉軍中無好醫藥又不能安心調理如
何如何聞尊勇云來省覓人葺葺無信心者當卽見文方伯託爲
代覓以其爲關東人當能辦之方伯爲言其尊人已爲寄佳者八

書牘卷四

五

枝卽舉以奉贈其意肫摯殊可感也茲特交劉君德新轉交來勇
寄呈如是虛證必可見效但以弟思之尊體雖非強壯然上年患
病尙服龍膽草其爲肝氣過旺無疑人葺補虛助氣本有奇功然
肝氣太旺之人恐非所宜亦不得不慎大約尊恙外感多而內證
少非左金丸等方而加以治外感之藥恐未能見效遠隔千餘里
信口評論自無是處然亦須與明者商之此身關係太重此時尤
未可草草也老兄忠義之性英果之姿鏗鏘烈烈之槩足以開拓
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特褊迫而少委蛇之度故亦容易致病
願思所以養之治軍先養氣治病先養心乃不易之理也吉郡之
西固爲緊要而東路空虛又臨軍後路似宜畱意此時但求清恙

速愈則江楚均有所恃望善自調攝珍護爲時局自重不宣
答夏憩亭

前得兩書一言剛柔之說一言峙衡之死久未裁復因近時援江
援粵援黔師徒四出羽書旁午應接不暇想亮之也峙衡忠勇尙
氣一時無兩望其成一大人物不料遽止於斯聞耗痛哭不自勝
亦不知其何以哀至於此覽尊書但增悲痛耳瑞城旣克老兄自
可南歸中丞昨因江西有咨來委張六琴太守勸捐辦臺烏槍意
非老兄督辦不可已咨江西中丞并札調矣

與趙玉班

吉營初五之挫實出意外幸尙無大失或軍心不致動搖文輔兄

書牘卷四

早

與各勇不洽沅浦本宜速來乃屢奉札催竟不返顧亦殊難解賊
旣踞阜田則峽江分宜新喻安福均爲可慮此時自應速調瑞軍
星馳前進以挫其鋒已四次飛咨章門中丞矣贛軍想難赴太和
而瑞軍則可分勦吉安不知何以濡滯至此殊爲焦急見又飛咨
催之璞山於初四卒於樂安可痛之至冒暑遄征勞苦太過思之
痛心人樹見權攝此軍議由永豐通峽江便護靈輻返楚斯人斯
才竟至於斯真大局之不幸也撫建之賊若知璞公眞死必復披
猖江西局勢仍壞而楚禍亦未艾也尊營旣已紮洋口儻輕爲移
動則安福必不能守蓮新與安福均是江西所屬縣廳而皆可由
之竄楚其爲緊要亦大略相等相賊蹤之緩急賊勢之輕重悉力

辦之可矣余軍之駐醴中丞意非令其當袁州一路臨江有重兵
袁州無賊尙無庸下此間著蕭濬川無信來殊爲焦灼大約瑞軍
日內必有赴吉助剿者然必先埽阜田則更有頭緒耳

答王人樹

得手書具悉一切璞山靈輻已改道永新此路尙穩想計日可到
茶陵三品大員并無奉 諭旨乃可運葬之說中丞痛璞山甚已
爲請二品 卹典并 特予諡法 誥封父母二品想可 允行

璞山以書生馳驅戎馬屢著偉績爲古今所罕有所謂我 國家
禮亦宜之也承示思親念切急欲言旋此乃人子至情況介弟新
喪靈車到門尤老人痛心時乎中丞前於璞山凶問到時已體念

書牘卷四

呈

及此特將璞山所部奏交凱梅兩公分帶亦實以事出無奈故耳
凱梅兩兄久勞於外來示謂其不能勉事戎行此則未能體中丞
之意矣卽兩公有書陳情亦斷難邀允尊意擬概請裁撤原以璞
山一逝全軍之氣爲之一散而凱梅兩公若不肯銳然自任則此
外更無可分帶之人恐歸無益所見甚卓然此軍素稱精勁爲璞
山一生心血所在亦 國家脂膏所注今因璞公新逝遂盡撤之
璞山生平報 國之志未伸而年來搜括供支以養此勁旅者亦
付諸流水矣是何可哉老兄宜力勸凱梅卒成璞公未竟之志
勉趨公殺賊報 國方爲兩得未可徇其私情置大局不問至江
西撫軍委札則宜速繳之此間已鈔奏稿移咨渠亦不能見怪也

省局已解餉來營聞尙在袁州想易到手其下欠之項已與中丞說明勉力挪湊再解胡達人一軍中丞已飭歸梅村一併統帶阜田股匪屯聚不少吉營初五日往勦小挫兄行抵安福當已知其詳江西有調峙衡舊部赴吉安進勦之說昨峙衡之弟騰鵠在此過時弟亦面推之此股必須速除始好恐其蔓延四竄爲臨江大軍後路之梗爲袁州門戶之憂也老兄將軍事交付凱梅之後料理璞山經手之件便可言歸儘可無須著急此時尊府想已得報不知老人悲慟當復何如然璞山獨有千古死而未死亦可稍慰惟江楚大局可憂而國家失此名將則殊可惜也

與胡潤之

書牘卷四

聖

峙衡旣逝璞山又以疾殞於樂安軍次天之降禍殆未有艾自哭岷老以來哭塔忠武哭羅忠節今又哭峙與璞英風頓歇繼起乏人如何如何中丞詳其戰狀入告乞晉官子諡立廟并褒其衰親想可仰邀 俞允天旣挺生奇傑振起衰懦乃不竟其施而遂奪之此何說乎璞山自援吉安以來以千餘之眾轉戰數百里倏忽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所殺賊不下四萬有奇近世戰功之鏖罕有倫比剛毅明決用兵如神非獨江塔羅劉所不及卽求之古名將中亦少概見不圖其不死於戰而死於病也人之云亡我哀何旣峙衡舊部儘有佳者其士卒多係新招入伍未染惡習若李寶賢劉連捷皆與黃澤遠等其弟騰鶴亦勇士周福昆頗貪詐然峙亦

知之未嘗假以事權不足爲其軍之害江西不欲捨其軍卽令騰鶴代領其眾所欠之餉給以四萬其軍遂安聞已來新喻助剿吉淦撫建之賊此時東南惟江西賊勢甚盛峙璞連旬星殞一省無一辦賊之才恐勢不可支則峙軍畱於江西亦未爲不是但江西上游於軍務全不知其底裏好以意爲之如峙衡死則以其弟代領其眾璞山死則以其兄代領其眾不知軍心之屬與否及其才之能堪與否也璞山逝後中丞已委張太守運蘭王太守開化兩君接帶雖不能如璞自足供驅策亦璞山所賞耳蘄黃一律肅清復克小池口新城眞可快慰然皖省不能復安慶則蘄黃總難解嚴江西之賊不能掃清則鄂湘之憂終無了日以目前論之官軍

書牘卷四

聖

之精以鄂爲最蓋合步馬水三者而皆拔其尤也此外惟金陵差強皖與江西則難言矣蔣薌泉克興安而靈川亦復勞辛階見所未見自全至桂林官民歡聲雷動蓋亦聞所未聞其實薌泉在湘蓋亦二三等人才耳平日不留心訪察臨時又不知斟酌委用何能得濟吾省每月以二萬餘兵餉賠之并須分餉以解桂林苦何可言黔撫如凍蟲專以邊事委楚黎平將次肅清而古州鎮道永無到任之日 廟堂亦不之怪也粵省洋礮恐不可得或當於閩求之閩督蓋君子也以閩省運至江西尙爲直捷李曙堂人甚樸實然恐未能馭其眾湖北亦終是將才太少之故聞河南直隸盜賊充斥而 京畿米貴困苦特甚殊爲可憂之至

答趙玉班

阜田巨股竄陷峽江後旋於廿二日竄擾羅坊普軍一敗退保鶯哥嶺臨江大軍內防城賊外拒援賊腹背受敵勢殊岌岌幸劉蔭渠於二十六日以七成隊擊賊太平墟大獲全勝斃賊數千踏平賊壘四十餘軍威大振賊卽夜渡河而南其駐羅坊者尙有七營廿七日楊寶峰隨同人樹凱章梅村等及先果二勇擊之斃賊近千而羅坊對岸之賊均退走阜田峽江此舉關係臨瑞袁州者不小蔭渠及王軍之功偉矣中丞見飛咨江西中丞速飭湘後營由鶯哥嶺前進想不至再有延誤但普軍恐難速振耳吉營聞餉一節已據文君稟及其間必有刁徒挑撥生事此軍非沅浦速往斷

書牘卷四

四

不能望其用命而沅浦屢札不赴以病故亦以餉故日前曾函致弟處索舊欠之餉三四萬而後此每月給以半餉弟屬其親赴省城一行未知其意云何前此成靜齋赴湘鄉邀沅浦時弟曾說及如以餉故亦須親來省城一商蓋此軍之起本非中丞方伯意其餉原奏歸南坡太守勸捐接濟實於省局無涉今欲省局接濟豈可不親來稟商定局且後此爲日方長弟此時縱信口許之將來局中不應沅浦能持弟私函向局取餉乎已實告之催其來省矣文君爲沅浦所累至此亦殊可念沅浦不爲大局計獨不爲文君計乎李金暘人尙可用昨已痛切戒飭之如能恪遵紀律謹聽調遣或可望其成人儻故態復萌亦毫無足惜渠願隸麾下而中丞

卽以之隸麾下此天地生成之恩也如其野性難馴則自外生成無所道矣乞隨時察看鈐束之

答趙玉班

頃從公牘中悉初一日戰狀似賊以全力抗拒西路而湘後營吉營尙未齊進故致小挫此後各軍同力合勦當可得手聞長髮賊與廣碼不協痛勦數次自有機可乘惟防大股援賊從三曲灘一帶續渡而西也章門以東道路梗阻有言石逆已到饒廣者未知確乎否也如臨江速克則事勢尙順李金暘人頗奮勇而機略太平當在吾兄善馭之昨聞渠處有一人假弟名薦往幫辦李金暘竟爲其所愚乞速爲根究而嚴懲之弟於各營曾無薦人之事近亦并無求薦者軍旅重務豈可草草若任此輩任意欺騙不但於弟聲名大有妨礙且亦將何所不至耶伏望速爲查詢將如何弄假情形逐一明白示復便弟處置千萬千萬

答趙玉班

石逆自安慶渡江至建德弟早慮其由饒廣以竄撫州援臨吉也前此中丞札飭力扼三曲灘卽防此著賊勢雖張然果能力扼贛河亦豈能飛渡哉長吉兩營水師自應速回三曲一帶前接蔭渠信云水師當可速回不料尙無到吉之期該營以前口糧省局未必肯認或以奉文到吉之日起算由劉祝亭總帶具領當可允耳中丞前札長吉均須歸祝亭總帶原以祝亭老成諳練向由水師

立功兩營歸其節制調遣始可望其得力水師旣紮彼處無陸軍夾護不可兩營旣歸祝亭祝亭陸軍豈可不同紮一處以資照料三曲灘爲臨吉一帶水陸通衢必須勁軍在彼分紮祝亭陸軍與之合紮原不慮其單但前札不知凱梅兩兄已改向此路故欲以湘後營紮三曲灘耳兵事瞬息千變原難預定吉安兵力不爲不厚但無統領終是散漫可憂也

答趙玉班

來示均悉翼逆大股均到惟阻於贛江不能飛渡見吉水已有重兵大失所望如遮周兩軍能扼太和上下游令賊不得偷渡則吉安無虞而臨郡必可速下我得以全力制之誓除此賊以紓東南

書牘卷四

吳

之憤也中丞見咨章門速飭遮周嚴扼贛江西岸毋令賊渡不必渡江浪戰蓋恐不能拒賊而反以迎賊耳所慮在此凱章一軍孤駐吉水全恃水師爲之護助吉長兩營已商中丞飭局發軍糧火藥以後遂以爲常惟從前欠項則無從代籌普軍飢困中丞已委解五千兩濟之并飛咨江西速籌發接濟以蜀餉五萬不日卽到江西尙可爲謀但恐江西諸公又以此資周鳳山則無如何耳臨郡賊實餓極不知日間尙尙未見克復豈有辟殺法耶吉軍統領難得其人誠哉是言然終是不妥如何如何

與趙玉班

十三日擊退城賊甚爲可喜如援賊不能渡贛而西則事大可爲

凱章在螺子山打仗時每戰必歸功普欽堂原念其新敗之後無從得餉代爲優游便於陳乞其用心未爲不厚胡朱不知其意直擬爲要功不但原稟於各營戰功本未抹倒所云各營我軍胡朱豈不并在其內其帶敍普軍數語亦不過聊爲敷衍胡朱歸其統領不妨略普軍非其統領自宜稍優不料因此遂致紛紜也朱芳浦性氣剛急胡達人年少而喜功名故宜有此中丞於接胡朱稟後心中頗不釋然蓋以初五日之仗凱章并未抑其功

不過稍略耳其實總

敍亦原不能詳

當前努力殺賊才是何心關筆墨官司乎

與張凱章王梅村

書牘卷四

七

初八初九之捷從公牘中備悉其詳深爲欣慰此軍勞苦已久值此喫緊之時不得稍爲休息真可憐念劉傑人自聞羅坊之挫至今十日不能爲百里之行令人不解日前此間又加札催之未知奉札後復何如耳胡達人與朱都戎兩營旣紮花車則尊軍前進尙可不至太單劉普久住羅坊亦復無謂或日間已進峽江但劉君所部雖可恃而調度無人普欽堂粗而闇所部尤不可恃與之同役恐徒須調停而不能得其助耳尊軍旣剿阜田仍須於扼要處所駐營相機雕剿不必以攻城爲事曾沅浦旣來營則吉營可期整理合之長和兩營共四千餘再加以劉普兩軍當得八九千以之圍攻吉安人數亦不少矣昨得胡潤之書言石達開率三萬

人渡江駐池州之建德縣若由浮梁竄饒州則撫建賊勢日張必有援吉援臨之舉石逆狡悍非一枝勁旅悉力堵剿不爲功不比各僞國宗容易打點也

答王梅村

璞公溘逝實出意外不獨同志之人悲感萬狀卽凡稍知璞公者無論江楚異口同聲良由忠義之感人者深也昨奉到 恩旨卽恭錄轉行想已得悉璞山亦可不死矣吾兄與凱兄從戎數載於此軍弁勇皆所熟識又謀勇兼資足以成璞公未竟之志故中丞於得報後卽奏明將此軍交我兄及凱兄分帶軍中安之 皇上允之江楚官民亦無不推爲允協將來豐功駿烈炳燦千古可預

書牘卷四

吳

券也來示頗有望雲興感之意至性至情何敢勉爲寬譬然際此時局方艱勢難如願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古人處此亦惟有黽勉從事以慰倚門倚閭之懷不能遽爲晨昏之計也太夫人春秋雖高然愛日方長吾兄顯揚之事又方興未艾見在鉅任初膺軍事正緊幸勿以眷戀之懷損其四方之志是爲至禱尊體充健殊常近時小有不適自係溽暑馳驅未暇調攝之故萬望隨時善自珍愛大約祛溼之劑爲宜壯年氣盛非實有虛證不可妄補耳

與劉蔭渠蕭濬川

張易兩逆逃去後十五日午刻已抵德安縣之林山二十日竄陷

湖北興國州城此間二十三日已派胡都司國安帶勇五百去岳

州今夜已派吳翔岡去岳州蓋鄂城兵力太單可慮也鄂省二十日已派勇一千去興國李

迪庵圍潯之師當分隊上剿未審能一鼓殲除否只因東門外沙灘一著致兩楚大局均爲牽動三會銜稟到時中丞已燭其詐劉養素聞向來尙好何以此次軍務之稟竟視同兒戲耶潮勇向來通賊有名何故收之階此大厲江西兵事眞不可解兩兄會銜原不得已然軍國事大亦宜密稟及之以明軍紀而肅戎行豈可一字不及耶前此城賊窮蹙至急時決其旦夕將竄不料其苟延如此之久東路本係絕地不料因此得生實可切齒想兩兄愁憤之情亦難以已中丞已咨江西中丞查辦亦實以用兵已逾十月

書牘卷四

兪

將士勞苦備臻竟如此結果實不甘心且此風一開軍令不復可問將來賊竟無死法也蔣薌泉克平樂時以潮勇通賊誅其花翎都司銜謝揚王昌等同日并圍殺潮勇數百一時稱快未知可仿行否耳楊墨林所部已調其回省見在新淦賊勢云何石逆聞在新淦上游確否前有報石逆眷屬被撫州廣碼劫殺者未知然否觀其從容結隊而去分布峽江新淦以阻援師且并調太和萬安各賊同回撫州則前說似非無因如果確實似宜稍待而俟其弊以收漁人之利吉安一軍惟凱章三千可調普軍旣分守吉水而劉傑人兵力又不能分且皆食江餉者非吾鄉所能指揮也撫建兩郡毗連攻之非大軍不可然須熟察進兵道路節節搜剿而進

江軍只可藉其水師之助不可與其陸軍共事事權不能畫一餉之多寡亦不齊斷不得力耳

答王梅村

十一日戌刻書到仍辭帶勇之任實非所圖老兄謀勇兼資曩著偉績已爲天下所共知縱如何謙抑亦不能見信於世方今時局艱難正賴賢傑挺身任事共與維持救得一分是一分幹得一事是一事豈可遇事推讓置天下大局於不顧東南數省以湖南爲根本湖南頻年所以能支持至今者亦以數書生不畏難肯任事之故趁此時事會從容練出一兩枝可恃之軍人才接續而起大局或尙可有爲若到倉卒之時選將募勇事恐無及中丞所以札致尊處者亦非欲急於調遣蓋預爲綢繆之計尊軍旣成之後將來或仍與凱章會合或與黃子春新軍會合或別當一路均可再商所有勇數或多或少均隨尊意裁酌幫辦旗長百長亮有熟手至散勇則隨處皆可招致一切事宜無不可隨時函商幸速爲圖之勿再推卻爲望也

與胡潤之

數日未接手書未知太湖復陷之後多鮑能力扼之否江西無了日安徽亦無了日封疆將帥不得其人則大難固未已惟公與我著忙耳吉水十五日又獲大勝張凱章知以守爲戰而賊悍而愚欲效官軍攻城故智宜其挫矣得力全在畫贛而守又在一軍渡

贛而守吉水以水師護之

不然則縱能絕賊渡贛不能以戰爲守也

故能顧臨瑞吉大

局搜得賊中密帖蓋未嘗忘瑞州其意仍在與潯賊通氣耳此時吉水雖能穩住然上游之太和萬安均可偷越江西遮將一軍原有礮船恐其不能拒賊而反以迎賊則無如何耳彭雪琴處分一兩營入贛江助堵之說未知何如已啟行否冬令水落三板須多惟長龍可少也蔣蘓泉克復平樂府首逆就擒殺賊總在兩萬以外此才亦頗難得惟心地不純淨才氣太露則少讀書之故也然在廣西則實見所未見矣人才用不盡總要用當其才楚才之經滌公吐棄及自鄂歸者一經拂拭訓勉便各揚眉吐氣亦不可解鄂省釐金之旺本在意中每月四十萬緡何其多也此法本傳自湘中當有以津貼湘中

月得二十萬緡足矣

乃是情理漕政必不能精蓋師

其法而不能師其意耳

答王梅村

凡事慎之於始庶可善其後尊見極躋一一條答於後

招勇莫難於得幫辦求適其用者有能信其心者無此確論也凱章處先分一旗回則幫辦亦必有與同回者見在此軍歸滌公調遣正當奏請援皖之時中丞札飭分遣一旗先回則不可而弟與凱章商之與滌公商之則或可也俟尊軍招集則仍分一旗還之或先招一旗往換一旗回何如

勇數不可驟多驟多者心性未孚長短不知將不識兵兵不識將

與烏合無殊耳今議不必拘定千名五百名之數隨所得多少可也

湘勇募者多應募者少此時倉卒召集必不能好尊意招期必須寬展一定之理中丞之札亦非欲急於成軍於從容之時預爲料理則急切之時可以得用此微意也

招勇之費宜預爲籌領一面開招一面請領各項隨時造冊報明此固無例然不必例也例所以待庸人非所以待豪傑弟請爲老兄任之

招勇未齊之時散勇日給口食錢數十文百文而止百長什長隨尊處議之成軍到省請坐糧由省開差給行糧多少之數均隨兄

書牘卷四

三

自議長夫給銀一錢又無以服各營長夫之心在本省給銀八分出省給銀一錢何如此須再酌

各營招竣正初再行開招有何不可總之此軍乃備緩急之用非欲急速應調一切均可隨尊意爲之耳聞賊竄廣無去路仍是竄湖南耳此時以求人才講訓練爲要吾輩不敢說與國同休戚然與湖南同休戚一定之局但有數人能各當一路則事或可爲峴莊亦已屬其開幕矣

與趙玉班

長濠已成則城賊已在掌握惟米糧油鹽柴薪雅片不絕則一年半載功課尙未知何如水東一面非添飛划不足濟事然治水賊

仍宜治之於陸如果團練堅固賊亦何從接濟乎臨郡事到九分正不必求速瓜熟則蒂自落耳今日得胡中丞書前月十二日江南官軍攻克鎮江瓜洲兩城金陵賊自己喪膽石逆恐不能久於撫州如其另立一幟則力尙不足容易制之但恐其圖竄湘江也老湘營獨當水東一面似未免大材小用若論鎖圍吉安則無須如許兵力若謂仰攻吉州城垣須其助力則再增老湘一軍亦不濟事臨郡克復當漸圖撫建耳

答趙玉班

手示謹悉初六初九兩捷足挫賊鋒或從此斷其西竄之念亦未可知水東一面雖無陸軍駐紮而舟師足制其死命狡賊亦斷未

書牘卷四

三

敢輕於嘗試除非西南北三面無隙可乘接濟又斷未必肯由此竄去也水東似不宜駐陸軍勁兵數百更番巡哨足矣來示所見甚卓普劉兩軍瑞城之保核減太多江西不交各統領自核而令司道核之實太無理愈核愈不當何以服人卽此一端可見其謬中丞已函致江西言其不可然事已如此實亦無及只好俟下次從優保獎耳吉安臨江諸捷江西諸上座惟恐出奏稍遲此間亦只好讓之免形爭執不料其爭保又吝保如此兩粵事體俱難措手廣西月需吾鄉協餉二萬以養薊泉之勇廣東恐仍不免累及吾鄉江與黔則更無論矣以一方兼支數省之寇兼支數省之餉而事體均不順手越俎而謀動多猜忌如何是好惟大局所在有

可圖者且盡其心力焉耳撫建賊勢尙盛非可易圖蕭軍進新淦然後凱梅可進樂安仍須節節援剿始能前進石逆之不遠竄蓋欲反客爲主張綱以待耳非數大勝仗戮其渠魁不但撫建驟難合圍且虞它變高明以爲然否

與趙玉班

承賜廬陵先正文集五種拜領之餘感荷無既廬陵舊爲文獻之邦年來兵燹屢經人物彫耗而此數書不污秦垢實爲幸事然非祥雲護持亦不及此也展誦倍深感喟城賊暫仍穩踞亦實無路可逃之故官軍畱水東作生路而狡賊畏舟師要截未敢竄去如接濟眞斷廣賊長毛猜怨益深似必有機可乘能使之自相屠戮

書牘卷四

番

當亦省事之法耳新淦賊棄城而逃似欲誘官軍深入然此城既下東岸已可屯軍事機較好想濬川必已與蔭渠所部分路渡江矣撫建賊勢猶未衰滅石逆蹤迹乍隱乍見有謂前次吉水之竄係假託石逆者所爲似亦未確前此各軍奪獲賊中僞文并無此說而洪逆之黨所與各賊旨僞文頗多准備石逆之詞是其內覺旣深欲於江西別立一幟可知此賊狡極令人難測然亦無甚伎倆也官軍撫建得手則浙西可危蓋除此亦別無走路普劉兩軍保案中丞已爲江西諄切言之屬其先將咨案行知其應入奏者卽於水東吉水及復圍吉安案補列當無異說如再不謂然則湘鄂不避越俎之嫌矣

與胡潤之戊午

前書屬爲保浙之計未知所奮今夜思得一策聊復陳之石賊圍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衢將焉往取道富春桐廬順流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爲今之計宜令厚庵派得力營官兩三人率所部攜數月糧徑赴鎮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邊賊入蘇之路禍可少紓並咨和帥派勁勇數營薄之庶吳越之交有此一枝得力水軍尙可有恃無恐潯郡若復迪庵自賊後躡之如撫建速復湘軍亦當簡派數營與之周旋或者平吳之舉亦卽在此商之何如

與彭雪琴

書牘卷四

五

劉都督來出示手書敬領壹是前由潤之中丞處奉復一書亮已達矣老兄頻年從艱難抑塞之中作出一場事業舉世皆欽其功烈之盛而不知其用心之苦卽同志諸人知其心之苦而亦莫能紓其菀結也來書慨當以慷覺古今英雄失意悲咤無聊之概畢集毫端令我不忍卒讀不知世間庸妄豎子何秉心之忍也頻年已來江西事棘諸侯咫尺不相救獨吾楚出死力持之克袁臨瑞三郡合圍吉安進規撫建此陸軍之大有造於江西也控扼全湖旁溯支河俾逆賊不敢橫溢數出撓我得收圍剿之功此水軍之大有造於江西也而江西大吏若視此爲吾楚分所應爾不圖其功而復慕之亦何說乎璞山一軍七獲大捷主將志決身殲楚人

至今恟之而六次請保之奏均荷 俞允江西尙未出奏瑞州保案普劉兩軍擬保一千七百餘江西入奏者僅三百餘軍士偶語紛紛普劉無如之何轉求湘鄂兩中丞代爲設法而周梧岡吳竹莊兩君經湘鄂兩中丞劾奏者江西又必芘之是非不明賞罰因而失當人心不同如此實亦難以推測矣來示云尙止見水軍之難而不知陸軍之難更有甚於此者吾湘義聲著於遐邇祇知以大局爲重斷不以薄物細故傷彼此之和然爲江西計之縱盜賊掃蕩全境晏然恐亦難免後患耳石逆大舉竄浙圖解金陵之圍江西暫紓一時之急然兩浙完善與江南相爲表裏又海運所自出形勢更要於江西若有如吾湘凱章觀察者扼守安仁賊亦何能由此竄廣信以犯閩浙乎潯郡卽下迪庵大軍似不能卽赴皖助剿以江西饒廣無人勦賊恐湖口彭澤難以保守也鄂居江皖之間不肅清江皖遽指金陵似非穩著想勝籌必已及之

答趙玉班

連接來書得悉郡賊欲逃仍苦無路我不能攻城賊不能越濠其勢一也俟其猛撲數次精悍之賊多半傷亡必有內變可乘此時惟嚴密戒備一面多寬內間以離其心爲是不可性急臨城瀕克之先數日官軍攻城尙損精銳多人此可爲鑒潯城之賊每日發米二兩迪庵猶不急攻可見仰攻之無是處見在外援旣絕接濟又斷檻獸釜魚無能爲矣然其不甘坐以待斃必伺隙猛撲自在

意中余陶專主截剿亦恐永新勇不足恃耳通賊之案已破此後當易照料瑞臨前鑒不遠防範仍未可疏分段各專責成自不可少逆賊竄淞本在意中饒鎮在淞尙稱能事前隊賊爲楊輔清庸賊也宜爲所敗但仍非石逆之敵恐此賊終將入淞耳崇仁賊勢厚於宜黃撫城難攻亦較甚於建昌濬峴諸公自當於克崇之後亟圖撫州然遲速蓋未可逆料也

答趙玉班

初九日連接廿六日及初四日兩函城賊有同舟遇風之勢間亦有所不行然多方誘之亦未始不可但不必以之作正面文字耳大雨連日長濠不免傾圮補葺自不可緩我之不能攻城與賊之

書牘卷四

書

不能撲濠其勢一也嚴密之中亦須稍節其勞免賊亟肆疲我若於無事時由濠邊橫開地道向賊來路安放地雷遇賊撲濠急發地雷轟之乘其後隊慌亂越濠縱擊必可多殺盡與沅浦商之至尋常越濠打仗難得便宜且歸路仄狹收隊亦頗不易似不可以此爲長策也浙江消息杳不可得大約可想弟已函致濶之屬其先分水軍沿江而下由常州取道湖州杭州扼蘇杭之交免其竄擾未知見聽否吳越盈盈一水陸軍不如水軍得力彼中水師不如吾楚之良未能制賊也

答趙玉班

城賊勢愈窘蹙無處逃生卽生賊口供亦復相近此時自無與死

賊爭鋒之理惟事到十分必仍有幾次猛撲痛創數次乃可蕺事
所示示稿極爲周妥此等游戲三昧之文以閒筆出之何礙於事
能令其自相猜貳固可省力否亦無損於我也時當炎暑疫癘盛
行古人所以有六月興師之戒惟盼早爲調治復元幸甚大約蟬
蛻僵蠶生蜜爲必不可少之藥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蓋物性
之清者可以滌痲癘之氣生蜜甘芳之品百花所釀可以解濁穢
而潤心脾三種皆治疫不可少之品其受病最深者斷非芒硝大
黃黃連黃芩黃柏不能破其鬱結而清其積毒稍輕則元參知母
石膏等清涼之品亦可治之惟表劑不可用內毒一散則蔓延不
可治矣弟於道光廿九年大饑之後時疫盛行之時曾於家中施
藥活人頗多故知之頗詳伏希畱意如其得效可傳各營也

答胡潤之

書牘卷四

五

滌帥十九日已啟節前進到湘陰時候意城上船卽開連日南風
舟行甚速計已抵鄂矣尊函仍寄回面談當悉也次青實幕府長
才若引之入幕而遣其勇兩益之道也然聞其積欠多至數萬如
何脫手且大軍從河口赴浙廣信後路亦宜准備前與滌公商卽
暫畱坐鎮保護轉運局亦有益但恐次青見節帥東行必欲索
餼賦以從則固無如之何耳霞仙送滌至黃州一晤希庵卽回滌

公固諾之矣周苻農雖素行不孚於人然其才智亦足濟事

吾鄉翰林

明白者滌請入幕司章奏以幕友處之實無不可弟亦謂然且促
此君耳

之行翼長未派大約以蕭張爲妥蕭老於戎事能持重張沈靜整暇可共患難皆其選矣營務處以王人樹曾沅浦爲宜王寬柔善拊循亦知戰事曾能下人顧大局兩君當此則將士能一心共濟無疑普劉兩君須畱之江西以防回竄此兩公者在湖南實車載斗量在江西則緩急有恃矣惟江西上座不知兵於帶勇之人毫不加察但千方百計思與湖南爭體面亦可歎也吉安之賊窘極思竄而苦無可竄之路縱未能如潯郡之盡數屠戮然亦當不至如臨江瑞州之縱賊出走以四面皆楚歌也援浙之餉湘鄂共之軍機擬旨之人略爲抑揚轉折之詞其筆妙甚不易及兄何嘗其非高手耶迪庵從西南入手則皖賊自趨北路袁午橋已赴徐

書牘卷四

堯

州彼處好勇易得但苦無好將耳

若得好將練之當視楚勇爲勝

由鄂練三千人

以益其軍

亦無其將

殊可不必然兄此心可佩矣爲人臣子當時局敗

壞時一心爲

國家計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顧卽所事之

成敗利鈍亦不深較亦可謂純臣之用心矣夷務屈辱至極恐將更有不堪者然竊意華夷雜處衅端之開必速彼時以一枝勁旅

護天津而後與之決死戰當可得志但祇求勳舊諸公勿參異論

以惑視聽則吾事諧矣黔事大壞

柳州賊首及叛弁均入古州大股矣必窺楚邊無疑

秋後

必須大舉援之然此路難得好將耳周鳳山吳坤修斷無再用之

理滌公過此時以此爲言者數人

黃子春王人樹尤屢言之人滌樹并言此人赴浙渠卽徑歸

公曾自言今年吳坤修屢有書見寄求於耆撫院處緩頰已作書

交沅浦寄江西沅浦復書言吳坤修萬不可寬江西人恨之者多不獨峙衡一軍也遂易其書寄耆滌公語次似猶謂吳坤修可憐者弟謂若用吳坤修足使忠義之士聞而解體晤時乞力沮之爲要

答趙玉班

頃奉來書驚悉老伯大人棄養之耗怛痛何言伏念我兄仁孝性成當茲戎務正殷之時猝聞大故哀毀之狀如何可言明在至友何敢以奪喪之說妄瀆禮次惟是孤城計日可復正窮賊伺隙狂竄之時尊軍畫守西濠當賊衝要實有萬難遽離者古人於事出倉卒之際尙且祕不發喪墨經以葬君子未嘗議其非禮君之於

書牘卷四

卒

國尙有權宜何況人臣之於君國乎令二弟旣已回籍經理大事則麾下戴星之舉自可稍遲吉安城逆食已將盡想不出旬日必可蕺事彼時一面請假一面適歸亦可慰先靈而抒仁孝之思矣中丞亦以爲然并屬附筆奉唁

答趙玉班

手書具悉賊勢窮蹙至極分股零星出竄亦零星殲之殊未痛快兩次由水路竄出均未得逞則陸路長濠定有幾次猛撲大約此月杪彼月初可以了事遮副戎受降者制軍安置降眾皆是江西異日禍根做賊到頭還有生路又誰不願做賊者前月廿五夜之舉真是可惜然得城自有遲速亦不必性急攻堅必損精銳況以

堂堂之陣正正之旂與賊拚命乎沅浦終不能忍何也星字營分半紮西南路則示新軍當可無失余軍非不能戰總以太持重耳中丞已批飭之矣

答趙玉班

吉安十五夜竄賊全數殲除初十夜竄賊竟傷譔營官陷崇仁宜黃屯棠陰而窺建邵殊出意外此股沿途裹脅頗多須急勦之乃普公遲回不前劉傑人復中道收隊亦非意料所及未知江西上座畢竟如何調撥蔭渠在新城連獲四大捷斃賊近萬此股回竄之賊可望淨盡惟聞廣昌南豐之賊源源而來未知能一律掃除否景德鎮屯賊數萬蓋閩省回竄之賊及安徽渡江來者如不急援金陵則江西未能安枕也劉養素在饒州失戰舸數十恐此後湖險未可全保江西事如醉人走路扶得東偏倒向西去無如何也尊部久役多病際此吉城克復之時自宜暫撤以資休養且老兄抑哀從戎忠孝兩盡豈可於葢事後而不作退息計乎

答趙玉班

所論克吉事宜及賊情賊勢均中肯竅佩服無似賊之分水陸竄者冀乘吾之不備且船筏不敷也其不敢一次衝撲者蓋以從一路一次竄則官軍入城後將悉數追逼終難脫身耳其敗著則終在不和二字官軍設聞諸著賊亦知其爲詐然有此則人心必不能固不愁不入穀中李雅鳳爲遮軍擒斬亦自快意先次降人聞

殺此次降者多逃去亦意中必有之事若江西上游諸公將所解
精銳者坑之豈不爽快抗拒頻年到頭仍可免死誰不思作賊乎
婦人之仁但見殺降之不可不知良善之受其荼毒者已多也竄
去之賊勁兵營追至撫郡三十里內愈擊愈多其爲瀘溪援賊已
到無疑若非中秋後克復則此時不知何如矣城賊所以死守待
援闖賊所以急於回竄者恐未必無因也寶湘兩軍必須分赴撫
建始足遏此兇鋒兩郡地形險固攻取不易不可令其復失滌公
奉 旨赴閩而見在閩賊又已回竄自宜先清回竄之匪再赴閩
中以大局論江爲腹而閩爲邊以事勢論江不固則援閩餉道亦
不利也想必有一番斟酌老兄墨經從戎茹哀殺賊實合古今通
義此時堅城已克亦斷無再畱之理中丞亦不欲以此羈之素車
旋里夫復何言惟見在賊復回竄撫建動搖普劉兩軍如須速赴
撫建則吉安未便頓空尊部尙須暫畱旬日再聽分解李金陽勇
有餘而性未定蕭張兩營均不可令其前往或遣隸滌公麾下何
如候回示到再定局

答蔣蕪泉

連接兩函具悉初九十六兩挫殊爲焦悶此股廣碼頗兇聞連州
之匪亦往會合人數自必不少閣下以新集之卒當之自難爲力
勝敗兵家常事局勢迫促之時總要和氣平心從容以待俟有機
會再起圖之斷不可急於求戰反誤事機凡勇丁強而不固者多

一兩次挫折人心便有動搖之勢非慎固安重將士氣養回穩打
幾次勝仗不可言大戰也初九之挫由於輕進十六之挫由於眾
寡不敵以見在局勢言之惟深溝高壘日加訓練爲宜俟所調各
營及新募之勇到齊再移營進紮屆時湖南防軍亦當越境會剿
中丞慮閣下新挫之後士氣不固札飭宋蔣左三君帶所部五百
餘赴茶庵大營幫同守禦蓋廣賊兇燄方張必有撲營之舉不可
不預爲之防又飭李守備金暘卽冲天賊也有血性善衝鋒熟悉
楚粵邊界情形故遣其來此子要
善駕馭以之衝鋒恐太輒
以之打接應則無不勝矣帶所部老勇一百令加募二百前來擬
再察看俟連州局勢稍鬆卽速調駐臨武之余參將一軍與楊參
將一軍由江華會剿此次所以不遽令楊參將前來者以此君未

書牘卷四

奎

曾獨當一面不甚放心也十月餉已委解劈山礮當俟續解不能

二十尊也劉培元已保至總兵不能來粵黃開亮勇而
明白黃開甲來

勝張德志十倍也迪庵入皖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軍威甚振

乃不幸眾寡不敵爲賊四眼
狗也所乘致有前月十一日之敗聞其全

軍盡覆實爲可痛之至貴州賊眾至少亦有七八十萬幸田興恕

黎平兩捷田宗蕃思州一捷斃賊頗多尙足支持李文茂爲田興

恕所敗遁回古州聞有回竄粵西之意弟因黔鄂軍務繁劇手畫

口答幾無暇晷以致作答頗遲亮蒙原鑒李金暘到營後須善馭

之寬斷不可過嚴亦不可蕺事後卽速遣回銷差弟亦另有用法

也

與王梅村

頃得鄂中信知迪庵自援皖以後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軍威甚振不料進攻三河偽城時大股援賊倏至全軍盡覆蓋兵以屢分而單賊以合併而眾力竭致此曷勝人亡之慟此時希庵所部人數既單而鄂邊防不勝防殊多可慮黔省寇氛甚熾援師三獲勝仗克解黎平之圍救思郡之急調發雖已萬餘尙須濟師以壯聲勢廣東連州廣西賀縣所屯聚廣碼甚多薊泉勦賀縣之寇連次挫失亦須分軍援之邊事日棘見在自以選將練軍爲要圖中丞前次札致尊處募練一千聽候調遣蓋欲爲本省固圍之計也吾兄年齒方盛名業爛然萬無退憩之理正宜及此閒暇之時預爲籌維共圖整頓試思吾鄉自咸豐二年後內固邊圍外援四鄰并隔省而援皖援閩義聲丕著爲東南大局根本豈不全賴人力爲之老兄治軍之精臨陣之勇素爲當道所知當此時事多艱尤宜投袂而起斷不可過於謙挹置桑梓於不顧也中丞於尊處公牘中已詳爲批示伏乞勉力圖之幸無再卻爲要

